

重新思考外空安全： 一個中國建構安全規範之解析*

袁 易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國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摘 要

本文主要目的乃欲探討後冷戰期間中國如何建構外空安全規範，本文先從中國如何肆應冷戰期間，美國所提倡的「和平利用外空」此一概念所衍生之不確定因素出發，再針對中國如何於後冷戰期間嘗試建構「防止外空軍備競賽」和「防止外空武器化」新規範之努力加以探討。本文以中國參與外空建制之過程，說明冷戰期間「和平利用外空」的不確定性對中國外空活動身分之限制，藉以呈現外空安全建制所謂等級結構之所在。本文再針對後冷戰期間中國如何建構外空安全理念，並以何種方式訴求形塑未來外空安全規範之各種嘗試，從而檢驗社會建構論所強調的相互主體性塑造實踐的目標，同時亦形成行為者的身分與利益此一命題。

關鍵詞：外空建制、安全化、中國、身分與利益、社會建構論

* * *

壹、前 言

回顧自 1971 年以來，中國先後參與了「聯合國大會」、第一、第四委員會、「聯合國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委員會，簡稱外空委」(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 COPUOS) 以及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簡稱裁談會」(Conference of Disarmament, CD) 等機構，並簽署了相關外空條約^①，然而中國始終面臨參與過程中身分調適和身分所衍生之挑戰。一方面，中國早於 1985 年呼籲各國言商制定防止外空武器化條約以確保外空安全，中國並於 2000 年起聯合俄羅斯，以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為

* 本文曾接受國科會專案研究計畫編號(97-2410-H-004-124)經費補助，特此致謝。

註① 本文使用「外空」此一概念之中文用法係採取朱建民教授所創，請參閱，朱建民，*國際組織新論*（台北：正中書局，1976年），頁574-576。

由屢向「裁談會」提案未果。另一方面，中國又於 2007 年 1 月 11 日從四川省西昌發射載有攔截器的導彈，摧毀了一枚老舊的「風雲號」氣象衛星^②。此一事件經由美國政府揭露後，引起國際軒然大波。美國率先指出中國此舉明顯違反和平利用外空國際規範，其所製造的碎片將長期嚴重威脅正在運行的各國航行物，其後果不可小覷，各國亦交相指摘展現在世人面前中國發展反衛星武器（anti-satellite weapons, ASAT）的具體事實^③。問題在於，長久以來中國對國際社會的呼籲猶言在耳，亦是相關外空條約締約國，這些條約明確地界定個別發射國應遵循的國際規範，並且確立了外空物體損害賠償的機制和程序。何以中國卻寧冒天下之大不諱，一意孤行，飽受國際輿論之譴責。

國際關係權力學派之相關討論多側重於中國軍事能力是否藉以提昇或可謂典型物質主義的觀點^④，國際法學派則指出中國言行不一、前後矛盾，中國此舉似有違反國際規範之嫌^⑤。上述討論對於有關中國外空安全實踐中的身分與利益之「理念涵意」（ideational meanings）究竟為何之探討反著墨不多^⑥，本文將針對中國所倡議之外空規範性因素加以剖析。本文主要目的乃欲探討後冷戰期間中國如何建構外空安全規範

註② 該衛星於 1999 年發射至太陽同步軌道上，其主體為 5 英尺見方其太陽能帆版翼展為 27 英尺，當時目標衛星距西昌發射場為 750 英里。請參閱 Craig Covault, "China's Asat Test Will Intensify U.S.-Chinese Faceoff in Space", *Aviation Week*, January 21, 2007, http://www.aviationweek.com/aw/generic/story_generic.jsp?channel=awst&id=news/aw012207p2.xml.

註③ 有關美國政府的立場，請參閱 Christina Rocca, *Statement to the 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 U.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February 13, 2007, <http://www.usmission.cn/Press2007/0213PAROS.html>. 非官方的評論，請參閱 Michael Krepon and Michael Katz-Hyman, "Irresponsible in Space," *The Henry Stimson Center*, February 5, 2007, <http://www.stimson.org/print.cfm?pub=1&ID=390>; Michael Swaine, "Assessing th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ASAT Tes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Web Commentary*, February 7, 2007,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dex.cfm?fa=view&id=19006&prog=zch>; James Mulvenon, "Rogue Warriors? A Puzzled Look at the Chinese ASAT Test,"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2006, <http://media.hover.org/documents/clm20jm.pdf>; William Cohen, "China's Satellite Missile Strike Raises Worries about a Pearl Harbor in Space," *New Perspective Quarterly*, Vol. 24, Issue 2 (2007), p.45.

註④ Stephanie Lieggi and Eric Quan, "China's ASAT Test and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Beijing's Military Space Policy,"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 19, No. 1 (Spring 2007), pp. 5-27; Kevin Pollpeter, *Building for the Future: China's Progress in Space Technology during the Tenth 5-year Plan and the U.S. Response* (Carlisle, PA.: th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8); Jing-dong Yuan, "China's Ascendancy to a Space Power," *China Brief*, Vol. 8, Issue 8 (April 14, 2008), http://www.jamestown.org/china_brief/article.php?articleid=2374098.

註⑤ K.K. Nair, "China's ASAT Test: A Demonstrated Need for Legal Reform," *Journal of Space Law*, No. 33, (2007), pp. 191-193; Eugene Marder, "CPR for the OST: How China's Anti-Satellite Weapons Test Can Breathe New Life into Article IX of the Outer Space Treaty,"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2008, <http://www.cdi.org/ChineseASATtest.pdf>.

註⑥ 例外的一如批判理論觀點，請參閱 Raymond Duvall and Jonathan Havercroft, "Taking Sovereignty Out of This World: Space Weapons and Empire of the Fut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4 (2008), pp. 755-775; Michael Scheehan and Natalie Bormann eds., *Security Outer Space: IR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Space* (London: Routledge, 2009).

⑦，中國如何肆應冷戰期間美國所提倡的「和平利用外空」(Peaceful Use of the Outer Space)此一概念所衍生之不確定因素，以及中國如何於後冷戰期間嘗試建構「防止外空軍備競賽」(Prevention of Arms Race in the Outer Space)和「防止外空武器化」(Prevention of Weaponization of the Outer Space)新規範之各種作為，並解釋其意義之所在。

本文先就中國參與外空建制之過程，呈現外空安全建制所謂等級結構之所在，藉以說明冷戰期間和平利用外空的不確定性對中國外空活動身分之限制。本文再針對後冷戰期間中國如何建構外空安全理念，並以何種方式訴求形塑未來外空安全規範之各種嘗試，從而檢驗社會建構論所強調的「相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塑造實踐的目標，並形成行為者的身分與利益此一命題^⑧。本文所強調的相互主體性其定義係指某種共享意義之分歧^⑨，主要存在於中國與美國有關外空安全規範理念涵意差異；本文並以社會建構論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及「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觀點探索此相互主體性的建構過程。

簡言之，本文首先以國際關係理論學者溫特(Alexander Wendt)與柯普蘭(Dale Copeland)的對話做為引子，闡述安全化做為相互主體性的實踐此一概念主要內涵，勾勒出中國如何建構外空安全規範，依此做為本文的分析架構。其次，本文將闡釋冷戰期間在和平利用外空原則下，外空建制構成及運作方式，以及對中國所產生不確定性之所在。第三，本文將探討中國如何以安全化做為策略，並以實證資料檢驗後冷戰期間中國參與外空建制實際歷程，進一步說明中國如何以安全化的手段來體現威脅之存在，並爭取設定安全議程之話語權等規範化作為。第四，本文將藉此做出相關理論性的引申。

貳、安全化做為相互主體性之實踐：中國建構外空安全規範的分析架構

一、安全化是一種自我參照的實踐

溫特藉由笛卡兒的「心物二元論」(mind-body dualism)形上學為基礎，提出了以二元論來展現社會建構論的基本立場：觀念是不能單純的以物質條件表示，或可謂闡

註⑦ 有關以建制為分析的相關著作，請參閱 Shannon K. Orr, "An International Regime Analysis of Outer Space," in Patrick Hayden et al., *Debating Environmental Regimes*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02), chapter 10; M. J. Peterson, *International Regimes for the Final Frontier* (Albany, N.Y.: SUNY Press, 2005); Harnam Bhayana,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Regime of Outer Space* (Calcutta: R. Cambay, 2001).

註⑧ Dale C. Copel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A Review Essay," *op. cit.*, p. 3.

註⑨ 請參閱 *XXC@Note*, <http://www.xxc.idv.tw/dokuwiki/doku.php/intersubjectivity.html>.

釋主義的立場；知識是可以透過科學方法來不斷積累，或可謂實證主義的立場。溫特並以「作為笛卡兒科學的社會理論：以量子觀點的自我批判」(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 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 為文，系統性回應各方對其之批判^⑩。文中，溫特提出「社會理論建構過程的形而上基礎」(meta-physical underpinnings of social theorizing)，形而上學原先是探討物理現象的理論，也就是物質現象背後的法則、原理或大一統理論，也就是後設理論 (meta-theory)，溫特主張即使社會科學在理論建構的過程中，仍存在著形而上的大一統理論。此一論述來呈現其所謂「量子意識」(quantum consciousness) 的觀點，強調關於國際體系構成之形而上假定之謂，藉此進行結構主義既與實證主義做知識的結合，又與後實證主義做本體論的雙重結合之思想總結。^⑪

不過，溫特已察覺到結構現實主義學者和他的對話明顯不足，從而漠視了他所關心的後設理論。其實，溫特和結構現實主義的爭論，才是社會建構論思緒的源頭。2006 年出版的建構主義和國際關係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一書，把柯普蘭之「社會建構論對結構現實主義之挑戰」(The Constructive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列為首章，其用意即在透過社會建構論與結構現實主義之爭論，進而超越後設理論的探討，落實在具體議題上，藉以創造互補之功效^⑫。準此，本文擬以溫特與柯普蘭的最新對話做為引子，指出此一爭論可通過「他心知問題」(the other mind problem) 來體現^⑬，並藉由威佛 (Ole Weaver) 有關「安全化」及「去安全化」此一概念架構，來探究國家如何克服國家意圖不確定性的脈絡，藉以充實安全化研究的內涵^⑭。在此「安全化」及「去安全化」是一種話語行為 (speech act)，也就是本文分析的核心觀點。

註⑩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 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 His Critics* (Oxon: Routledge, 2006), pp. 181~219.

註⑪ 莫大華，「Alexander Wendt 的建構主義及其批判」，政治科學季評，第 11 期 (2006 年 9 月)，頁 4；莫大華，「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綜合」，政治科學論叢，第 31 期 (2007 年 3 月)，頁 175~236。

註⑫ Dale C. Copel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A Review Essay,"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 His Critic* (Oxon: Routledge, 2006), pp. 1~20. 此一觀點亦見於莫大華，*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 (台北：時英出版社，2003 年)，頁 282。

註⑬ 有關他心知問題哲學方面的討論，請參閱張文喜，「他心知問題哲學探討」，杭州師範學院學報 (杭州)，第 1 期 (1997 年)，頁 71~77；沈學君，「他心知問題及其最新解答」，河南教育學院學報 (河南)，第 22 卷第 2 期 (2003 年)，頁 93~96；劉明海，「他心知問題上的懷疑論及其意義」，皖西學院學報 (安徽)，第 20 卷第 6 期 (2004 年 12 月)，頁 15~18。

註⑭ 有關安全化，請參閱，Ole Wea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D.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pter 3; Barry Buzan, Ole Wea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chapter 2; 任曉，「安全：一項概念史的研究」，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 (北京)，第 5 期 (2006 年 10 月)，頁 36~45。

有關溫特與柯普蘭的爭論，柯普蘭雖然同意溫特對結構現實主義的批判，著實的挑戰了其核心主張。不過，柯普蘭認為溫特並沒有充分考慮到所謂國家意圖不確定性這個要素。對結構現實主義而言，正是國家不能確定他國目前和未來的意圖，使得國家間的相對力量和發展趨勢構成了制約國家行為的基本因素。此種不確定性對於國際體系內的國家而言，國家意圖的變化可以來自國家內部，獨立於國際互動之外，因而促使國家對未來戒慎恐懼¹⁵。另外，柯普蘭看待能動性以及無政府結構的思考方式與溫特大相逕庭。柯普蘭認為他國現在和未來意圖之不確定性，也就是所謂的他心知問題，是深埋心中無法根除的。由於信任錯置的混沌與危險，國家在臆測其他國家的行為之時，往往先做最壞的打算，因為無政府結構限制了國家行動。為此，柯普蘭批判溫特沒有說明國家得以克服未來不確定性此問題的機制。針對這點，溫特認為國家會對各國意圖做出合理的推測，而非盲然的做出論斷，也就是國家有能力通過安全化而從中學習，以解決他心知問題¹⁶。長久以來，國家已發展出對於其他國家身分及意圖深入的思考模式。國家不僅對於各國意圖能做出正確的推斷，也有助建立自我的意圖。柯普蘭認為能動性都和未來息息相關，因此國家更加關注未來而非過往。但是在往前邁進之際，國家總是使用對他國的認識來決定自我的行動選擇。溫特則指出不確定性不僅屬於認知而是本體論的問題。而柯普蘭則認為沒有所謂的「本體的不確定性」(ontological uncertainty)，意圖本身就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¹⁷，國家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對於他們來說乃是一種結構性限制。

對於溫特而言，歷史經驗顯示，對於每個國家的意圖，國家會做出合理的可能性推測，這種藉由「自我反思」(reflected appraisal)而從中學習的思維模式，有利於解決他心知問題¹⁸。換言之，溫特反覆強調無政府結構能否過渡，必須取決於國家間集體身分的「歷史際遇過程」(historically contingent processes)¹⁹。為此，安全化體現了歷史際遇過程之精義，即安全化也就是安全屬性是如何被國際社會建構之謂，安全化是一種「自我參照的實踐」(self-referential practice)²⁰。因而，安全化定義的判斷標準是依靠一種為獲得實質性的政治影響，且有明顯特徵的「存在性威脅」(existential threats)的主體間關係的確立²¹。安全化過程，即一個行為主體適應其他行為主體對一種威脅內容構成的認知。基本上，此一命題與溫特所謂自我反思具備異曲同工之效，國家可以藉由自我反思的學習來降低對未來不確定之疑慮²²。

註¹⁵ *Ibid.*, pp. 10~19.

註¹⁶ *Ibid.*

註¹⁷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 p. 212.

註¹⁸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 p. 211.

註¹⁹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 p. 181.

註²⁰ Barry Buzan, Ole Wea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 24.

註²¹ *Ibid.*, p. 25.

註²² 上述兩位學者之差異在於威佛屬於激進社會建構學派強調社會實踐，而溫特屬於溫和社會建構學派長於後設理論探討，因而威佛之安全化觀點更具實踐的貼切性。參閱莫大華，*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頁 277。

表 1 外空安全化

	概念性定義	操作性定義
1.安全指涉對象 (referent objects)	其安全受到存在性威脅之對象，具有合理之生存權。	締約國
2.安全行為主體 (securitizing actors)	宣佈安全指涉對象受到存在性威脅，為安全化議題的行為主體。	締約國
3.行為主體 (functional actors)	對特定領域具有影響的團體，並非安全指涉對象本身，亦非安全行為主體，但對於該領域的安全化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共同提案國
4.相互主體的安全 (intersubjective security)	安全化過程，即行為主體適應其他行為主體對威脅內容構成的認知，並依此塑造國際體系內的安全互動。此乃行為主體之間和行為主體之內，其安全認知的共享程度，是了解行為主體行為的關鍵要素。	防止外空軍備競賽、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平利用外空
5.催化條件 (facilitating condition)	催化條件可分成兩個範疇：對內是合乎文法規範的語言，對外則是在行為可能製造的機會中，獲取適當位置。	工作文件 決議案

資料來源：Barry Buzan, Ole Wea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chapter 2, 並經作者整理。

二、安全化是相互主體性的實踐

進一步來說，所謂安全化，必須是對安全指涉對象會產生實際威脅的安全行為主體，透過將問題安全化，進而確認安全措施的必要性。安全化乃是以存在性威脅出現為由，透過打破規則並且宣佈打破規則為合法措施。安全化意味著宣佈一種緊急狀態，要求優先處理^②。因此，安全化定義和判斷標準，是依靠一種實質性的政治影響，且具有明顯存在性威脅特徵的主體間安全^④。隨著行為主體所擁有權力之大小，其安全化的權力位置亦不相同，此相對的權力位置，決定了其能否成功將議題安全化^⑤。因此，安全化的指涉對象是動態的，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與不同的議題關係上，隨著生存威脅的不同，參照體也就不同，後冷戰期間中國建構外空規範的安全化過程就是一個最佳例證。

如表 1 所示，本文將外空安全化定義賦予了操作性定義，這個操作性定義將有助於理解中國外空安全化作為的實踐關聯性。在此，實踐是一種較為穩定的行為模式，它是一連串有意識的行動所構成。進一步來說，表 1 所指安全指涉對象乃係構成他人安全威脅者之謂，或者稱之為客體，這就和做為主體的安全行為主體形成了一種主客

註 ② Barry Buzan, Ole Wea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p. 23~26.

註 ④ *Ibid.*

註 ⑤ Hans Gunter Brauch, *Securitization of Space and Referent Objects*,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k48523863673233h/fulltext.pdf>.

關係。本文在闡釋溫特所指安全化是一種自我參照的實踐，尤其強調要判別安全化作為必須要有一種明顯的存在性威脅之主體間關係之確立。而威佛有關安全化的論述，正可提供一套可資操作的對照說明。表 1 主要呈現出威佛有關安全化的概念性定義，來針對安全化概念每一個對應之操作性定義，通過操作性定義則能夠更為準確的掌握本文欲探討問題之所在。而表 2 以中國做為安全行為主體，進一步展現中國外空安全化在不同身分上的策略選擇。社會建構論把身分與利益作為內生於互動的因素，因此是互動過程中的一個依變項^⑥。本文欲探討的重點在於中國如何使用安全化的訴求來形塑一種集體身分，安全化乃是本文中的自變項，而此一集體身分的範疇和對行為體產生的意義，則取決於建構這個身分目的之具體問題和具體威脅，主要包括：外空軍備競賽、外空軍事化與外空武器化所產生之威脅；中國如何認知威脅以及如何設定安全化之目標，來達成防止外空軍備競賽和防止外空武器化之目的。換言之，相互主體性塑造了實踐的目標，亦形成了能動者的身分與利益^⑦。

以下本文將從兩個方面切入：首先從權力政治觀之，則必須考量外空安全建制內美國與中國間之等級關係，包括大國主導、一致決和不協調性等要素，也就是考量霸權國主導集體身分之有序發展，並以確立冷戰期間外空建制的規則與規範。本文所謂等級結構主要藉由外空建制的構成和運作來展現參與國家間的權力差距之所在，其目的在於說明外空建制中的主導國如何以制度性的安排來遂行其領導地位，通過規則、程序以及制度的建立，外空主導國得以確立外空安全之有序發展。而溫特強調國家有能力通過自我反思而從中學習，藉此來克服上述等級結構所形成之限制。其次從身分政治觀之，身分乃是行動的基礎^⑧，對於安全行為主體而言，尋求一個能夠表達其安全訴求的場合至為關鍵，這就是觀察貫穿本文的主要概念話語行為之所在。換言之，中國在安全化作為過程中一旦取得發言位置，以什麼身分發言，如何發言，以及能否達到預定的目標，就是我們檢驗上述命題的重要考量。對中國而言，安全化終究是展現其外空安全理念最重要的實踐過程。

表 2 安全化相互主體性之實踐

	身分與利益		
	敵人	對手	盟友
1.安全指涉對象 (referent objects)	美國	西歐集團	俄羅斯／二十一國集團/ 東歐集團
2.安全行為主體 (securitizing actors)	中國	中國	中國

註^⑥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36.

註^⑦ David Mutimer, "Reconstituting Security? The Practices of Proliferation Control,"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 No. 1 (1998), pp. 99-129.

註^⑧ 有關身分是行動的基礎這個概念論述，請參閱石之瑜，*身分政治：偶然性能動者與情境*（高雄：中山大學，2007年）。

3.功能行為主體 (functional actors)	共同提案國	共同提案國	共同提案國
4.相互主體的安全 (intersubjective security)	防止外空武器化	防止外空軍備競賽	和平使用外空
5.催化條件 (facilitating condition)	工作文件 決議案	工作文件 決議案	工作文件 決議案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參、和平利用外空下的不確定性：權力政治下的中國參與外空建制歷程

一、外空安全建制之構成與運作

有關外空安全建制之構成與運作，如表 3 所示，綜凡「聯合國大會」、第一、第四委員會以及聯合國「外空委」、日內瓦「裁談會」構成了在此議題上重要組合，這些機構分別承擔不同的功能角色。聯合國 1967 年通過的《關於各國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體在內的外層空間的原則條約，簡稱外空條約》(Treaty on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Activities of States in the Exploration and Use of Outer Space, including the Moon and Other Celestial Bodies)²⁹ 依此設立了聯合國「外空委」，以承擔條約任務執行，下設「科學和技術小組委員會」(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ubcommittee)³⁰ 及「法律小組委員會」(Legal Subcommittee)³¹。自 1985 年起，「裁談會」下設立一個「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特別委員會，簡稱特委會」(Prevention of An Arms Race at the Outer Space, PAROS)³²，就是針對防止外空軍備競賽之談判而設立，此一委員會於 1995 年終止運作。此外，「聯合國大會」還通過了一系列以探索和 Use 外空為主的決議、原則和宣言來做為各國遵循的準則。凡此種種，這些核心國際公約構成的法律框架，以及其對應的機構、規則、規範、和決策程序就是一般理論上所稱之外空安全建制³³。

註²⁹ “Treaty on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Activities of States in the Exploration and Use of Outer Space, including the Moon and Other Celestial Bodies”,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http://www.unoosa.org/oosa/en/SpaceLaw/outerspt.html>.

註³⁰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ubcommittee*, <http://www.unoosa.org/oosa/en/COPUOS/stsc/index.html>.

註³¹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Legal Subcommittee (LSC)*, <http://www.unoosa.org/oosa/en/COPUOS/Legal/index.html>.

註³² “Outer Space Militarization, Weaponiz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of an Arms Race,” *Reaching Critical Will*, <http://www.reachingcriticalwill.org/legal/paros/parosindex.html>.

註³³ Rhianna Tyson, “Advancing a Cooperative Security Regime in Outer Space”, *Policy Brief*, May 2007, <http://www.gsinsitute.org/gsi/pubs/05-07-space-brief.pdf>; M. J. Peterson, *International Regimes for the Final Frontier*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5); W. Henry Lambright, *Space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61.

表 3 外空安全建制

	聯合國大會及委員會	和平利用外空委員會	裁軍談判會議
規則規範	國際安全	和平使用外空	國際安全
功能議題	和平利用外空的國際合作	外空定界／發射國／核動力源／靜止軌道／空間碎片	外空武器化／軍事化／軍備控制／禁止裂變材料
組織結構	第一委員會第四委員會	法律小組委員會 科學技術小組委員會	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特別委員會
集團成員	聯合國會員國	空間國 非空間國	西歐集團 二十一國集團 東歐集團 中國
決策方式	記名投票多數決	共識決	共識決
中國參與年度	1971年	1981年	1980年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http://www.unoosa.org/oosa/COPUOS/copuos.htm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 [http://www.unog.ch/80256EE600585943/\(httpPages\)/2D415EE45C5FAE07C12571800055232B?OpenDocument](http://www.unog.ch/80256EE600585943/(httpPages)/2D415EE45C5FAE07C12571800055232B?OpenDocument);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ga/maincommittees.shtml>.

早在中國加入這些機構之前，外空安全的基本法《外空條約》業已在美國和蘇聯主導下通過，據此確立外空乃屬於所有國家所共有的基本原則，其主要內容如下^④：

- (一) 探索和利用外空應為所有國家謀福利和利益，一切國家都可以不受歧視、平等自由地進行外空活動。
- (二) 各締約國不得由國家通過提出主權要求，通過使用與占領或以其他方法把外空據為己有。
- (三) 各締約國在外空的活動應遵守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保證月球和其他天體絕對用於和平目的，以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
- (四) 各締約國不得在繞地球軌道、天體或外空部署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種類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 (五) 禁止在天體上建立軍事基地、軍事設施和防禦工事及試驗任何類型的武器和進行軍事演習。
- (六) 締約國對其他在外空或天體上的物體及所載人員保有管轄權和控制權，並對本國在外空的活動，包括向外空發射的物體所造成的損失承擔國際責任。
- (七) 各締約國對外空進行的研究與探測，應避免使其遭受有害污染和防止地球環境發生不利變化。

註④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http://www.unoosa.org/pdf/publications/STSPACE11C.pdf>; Thomas Graham, Jr. and Damien J. LaVera, *Cornerstones of Security: Arms Control Treaties in the Nuclear Er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3), pp. 34-40.

二、外空安全建制之等級結構

而《外空條約》基於防止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軍備競賽擴展至外空之安全考量，該條約明確禁止佈署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於外空，禁止在外空天體之軍事活動，並通過法律條文來規範和平利用外空之內容，該條約第四、五款乃為針對外空軍備控制之指涉^③。換言之，《外空條約》將外空非軍事化分為兩個層次：就整個外空而言，條約所禁止的只是在外空安置核武器或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於其他類型的外空武器和軍事衛星則未在禁止安置之列，因而該條約可視為僅針對外空部分的非軍事化，而不是全面性的非軍事化^④。從法律的角度來說，《外空條約》本質屬於「預期性管理」(anticipatory regulation)，藉由規則來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問題進行管理，正像《外空條約》包涵了因應條約簽訂之際尚未發生的情況所做預先準備之條款，因而預期性管理較不適合處理較為具體的技術性問題^⑤。

首先，「外空委」於 1962 年通過以協商一致的共識決，做為處理所有議題的最高指導準則^⑥。此一致決乃為維持最低共識，同時保持分歧之持續存在之考量。其操作定義為：共識乃是該委員會集體努力形成決策的一種必要作為，藉此調和不同的觀點以減少彼此間歧見^⑦。由於美國持續的將中國排除在「外空委」之外達十年之久^⑧，當 1981 年中國正式加入「外空委」、1982 年底簽署《外空條約》之際，面對《外空條約》不採取全面性禁止外空軍事化而憂心忡忡乃屬必然之反應^⑨。同時也是造成日後中國耽心外空軍備競賽及外空武器化的發展趨勢，從而質疑此一規範各國外空活動之條約法律其合理性之所在^⑩。尤其是構成中國在外空安全議題上不能確定他國未來的意

註 ③ Bin Cheng,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pace Law* (Oxford: Clearendon Press, 1997), pp. 244~245.

註 ④ Glenn H. Reynolds and Robert P. Merges, *Outer Space: Problems of Law and Policy*, 2nd e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chapter 3; David P. Barash, *The Arms Race and Nuclear War*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1987), p.220; Walter A. McDougall,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pace Ag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1997), p. 368.

註 ⑤ Gennady M. Danilenko, "Outer Space and Multilateral Treaty-Making Process," *High Technology Law Journal*, Vol. 4, No. 2 (Fall 1998), pp. 217~319.

註 ⑥ D. M. Johnston and Ronald S.T. Macdonald eds., *The Structure and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Law* (Leiden, NL.: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83).

註 ⑦ Shannon K. Orr, *op. cit.*, chapter 10.

註 ⑧ M.J. Peterson, *International Regimes for the Final Frontier*, p. 81.

註 ⑨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Paul Evans, "China's Engagement with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chapter 10.

註 ⑩ 尹玉海，「制定統一空間法規約是空間活動現代化的客觀要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北京），第 17 卷第 1 期（2004 年 3 月），頁 21~27；李濱、趙海峰，「論外層空間活動爭端的解決機制」，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北京），第 19 卷第 3 期（2006 年 9 月），頁 40~45；劉衛東，「從美國預建的導彈防禦系統看《外空條約》在相關領域的缺陷」，國際關係學院學報（北京），第 4 期（2001 年），頁 8~12；夏立平，「外層空間軍備控制的進展與障礙」，當代亞太（北京），第 6 期（2002 年），頁 35~40；梁兆憲、沈世錄，「從國際空間法看空間攻防對抗」，裝備指揮技術學院學報（北

圖，使得國家間的相對力量和發展趨勢構成了制約國家行為的基本因素之最佳寫照。換言之，身為外空建制的參與國，中國在遵循條約規範和恪守條約義務之際，對和平利用外空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感。這或許與截至目前為止，中國尚未向《外空條約》權責機構遞交批准文件之舉措有關^③。

「外空委」自始即採取一致決的決策模式，1958年當採用一致決之際僅有18個成員國，之後逐漸增加到目前的67個成員國^④。所幸冷戰期間的東西兩大集團在《外空條約》的共識頗為一致，後冷戰期間，伴隨成員國數量增加，「外空委」達成共識的困難度亦隨之提升。「外空委」採取一致決最大的優點在於各說各話各執一詞，最大的缺點則是矛盾無法化解，議而不決，只能維持最低的共識，許多議題諸如外空定界、發射國、核動力源、靜止軌道和外空碎片等等，都是「外空委」成立以來的陳年老案^⑤。最弔詭的是，針對一致決此一議事規則是否能夠有所改變也須要經過一致決的程序。

其次，冷戰期間美國與蘇聯共同倡議《外空條約》，確立了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基本原則，藉以確立國際行為準則規範，彼時美蘇雙方一致同意不禁止在外空佈署、發展、生產和使用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⑥。後冷戰期間，美國在「外空委」的優勢作為與日俱增。「外空委」的議程設定，有關涉及擴大外空軍備控制及裁軍的相關議題一概遭到美國否決。它充分顯示了美國善用一致決的議事規則，此一作為亦充分展現了大國主導的真諦。綜凡愈是須要大國主導建立的未來規範，大國愈是裹足不前，愈是須要達成一致決的未來規範，共識愈是遙不可及，關鍵在於，大國主導的態勢在一致決的存在與否就更顯得至關重要了，此乃中國在「外空委」所面臨的另一個難題^⑦。

京），第15卷第2期（2004年4月），頁41~45；王孔祥，「太空軍備競賽對外層空間法的挑戰」，*武漢大學學報*（湖北），第58卷第3期（2005年5月），頁387~392；儀名海，「外層空間國際關係研究的意義及其體系的建構」，*中國海洋大學學報*（青島），第3期（2006年），頁82~84；朱文玉，「國家在保護外層空間領域的國際責任」，*學術交流*（黑龍江），總第115期（2003年10月），頁33~35；凌岩，「試論對月球和其他天體的所有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北京），第19卷第2期（2006年6月），頁36~65；涂小雨，「論外層空間的定界」，*甘肅政法成人教育學院學報*（甘肅），第3期（2005年9月），頁112~114；趙秀蘭、劉漢宗，「美、俄的太空戰準備」，*現代防禦技術*（北京），第32卷第1期（2004年2月），頁1~7；歐陽安，「外空物體的法律定義問題」，*學術探索*（雲南），第1期（2005年），頁82~85。

註③ Michael Krepon and Christopher Clary, *Space Assurance or Space Dominance? The Case against Weaponizing Space* (Washington, D.C.: the Henry Stimson Center, 2003), p. 95.

註④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 Member,"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http://www.unoosa.org/oosa/COPUOS/members.html>.

註⑤ Bhupendra Jasani ed., *Peaceful and Non-peaceful Uses of Space: Problems of Defini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An Arms Race*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1991).

註⑥ Alice Gorman and Beth O'Leary, "An Ideological Vacuum: the Cold War in Outer Space," in John Schofield and Wayne Cocroft eds., *A Fearsome Heritage: Diverse Legacies of the Cold War* (London: UCL Press, 2006), pp. 73~92; Richard Smoke,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Nuclear Dilemma*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1984), p. 141.

註⑦ Nina Tannenwald, "Law versus Power on the High Frontier: the Case for a Ruled-based Regimes for Outer Space,"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9, No. 2 (2004), pp. 1~57.

《外空條約》自 1967 年生效以來，聯合國又通過一系列之相關條約，包括 1968 年的《營救宇宙航行員、送回宇宙航行員和歸還發射到外層空間的物體的協定，簡稱援救公約》(The Agreement on the Rescue of Astronauts, the Return of Astronauts and the Return of Objects Launched into Outer Space)^④、1972 年的《空間物體的造成損害的國際責任公約，簡稱責任公約》(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by Space Objects)^⑤、1975 年的《關於登記射入外層空間物體的公約，簡稱登記公約》(The Convention on Registration of Objects Launched into Outer Space)^⑥、1979 年的《關於各國在月球和其他天體上活動的協定，簡稱月球公約》(The Agreement Governing the Activities of States on the Moon and Other Celestial Bodies)^⑦等重要輔助性條約，這段期間可稱為外空立法的黃金十年，同時也是中國參與外空建制重要的學習階段。進入 1980 年代，「裁談會」的東西兩大集團國同意將防止外空軍備競賽列入重要議程內，在「二十一國集團」(Group of 21)、「東歐集團」(Eastern Europe Group)和中國之要求下，「裁談會」設立「特委會」，專司審議防止外空軍備競賽之協議^⑧。1985 年至 1994 年間，「特委會」根據授權就外空定義、外空武器以及和平利用外空三大議題進行全面性審議，審查與防止外空軍備競賽有關的問題^⑨。中國於 1985 年向「特委會」所提出之工作文件，乃是中國有關防止外空軍備競賽基本立場方面最早的官方文件^⑩。該文件發表於美國雷根總統宣佈「戰略防禦計畫」(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DI)之後，其針對性意味甚為濃厚^⑪。雖然「裁談會」和「外空委」在功能上或有所差異，但都是大國主導議程的局面，即便美國有條件同意「裁談會」設立「特委會」針對防止外空軍備競賽進行審議，美國在「外空委」始終反對防止外空軍備競賽進入議程。

不過同意列入議程並不表示美國同意把議案列入優先考慮的順位，美國關心的優

註④ “Agreement on the Rescue of Astronauts, the Return of Astronauts and the Return of Objects Launched into Outer Space,”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http://www.unoosa.org/oosa/en/SpaceLaw/rescue.html>.

註⑤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by Space Objects,”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http://www.unoosa.org/oosa/en/SpaceLaw/liability.html>.

註⑥ “Convention on Registration of Objects Launched into Outer Space,”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http://www.unoosa.org/oosa/en/SORRegister/regist.html>.

註⑦ “Agreement Governing the Activities of States on the Moon and Other Celestial Bodies,”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http://www.unoosa.org/oosa/en/SpaceLaw/moon.html>.

註⑧ “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 (CD),” *Reaching Critical Will*, <http://www.reachingcriticalwill.org/political/cd/cdindex.html#member>.

註⑨ Pericles Gasparini Alves, *Prevention of An Arms Race in Outer Space: A Guide to the Discussions in the 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1).

註⑩ 劉華秋主編，*軍備控制與裁軍手冊*（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00年），頁266-267。

註⑪ Frances Fitzgerald, *Way Out There in the Blue: Reagan, Star War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chapter 6; Mira Duric, *The S.D.I.: U.S. Policy and the Soviet Union* (Aldershot,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先項目乃為「禁止生產裂變材料」的談判⁵⁶，中國則堅持要把防止外空軍備競賽和禁止生產裂變材料議案掛勾⁵⁷，在雙方不願讓步下僵持，「特委會」只得於 1994 年停止運作，中國寄望透過「特委會」就防止外空軍備競賽進行談判的希望頓時落空⁵⁸。五年之後，中國於 1999 年再向「裁談會」提出「關於重建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特設委員會及其職權的決定草案」。此時，中國與俄國聯手合作，在「裁談會」提出一系列的工作文件，形成一股新的訴求作為，頗有與美國爭奪此一議題設定的主導權之氣勢。

從時間的發展來看，中國國際參與的第一條管道乃是「聯合國大會」、第一、第四委員會，這也是中國最早取得發言權身分的場合⁵⁹。第一委員會主管國際安全和裁軍事宜，第四委員會則被付與協商促進各國和平利用外空。上述兩個委員會採取記名投票，不存在大國主導的限制，自 1980 年代以來，有關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決議案上，在付諸表決的記錄顯示，每每均獲得高票通過的一致決，棄權反對國自始只有美國和以色列⁶⁰。只是這個每年都通過的決議案不具備法律約束力，因而這些決議案仍然無法轉換成爲具有約束性的條約。

第三，造成和平利用外空國家意圖不明確性的另一個因素，則是外空建制內不協調的制度設計。就某種意義而言，外空建制以《外空條約》爲核心，規範了國家與外空建制的關係，規定了國家的權利與義務，透過制定共同遵守原則和規則，以建立公正合理的準則，也就是包括共同利益原則、自由探索和利用原則、不得據爲己有原則、和平利用原則以及國際合作等五大原則⁶¹。由於「外空委」、「裁談會」和「聯合國大會」各司其職，其相互協調不足的問題逐一浮現，外空安全建制整體的統一性和密切性亦因同一談判機構之衝突性條款而降低，一如《外空條約》和《月球條約》雖然肩負保護地球以及外空環境之責任。其中《外空條約》的第七條規定：各締約國對外空進行的研究與探測，應避免使其遭受有害污染和防止地球環境發生不利變化，而對於其他類型的探索外空資源的活動，反而不予禁止。甚至《外空條約》第七條也僅輕描淡寫的避免對地球環境的不利影響。兩相對照，《月球條約》對於締約國探索和利用

註 56 Guy B. Roberts, *This Arms Control Dog Won't Hunt: The Proposed Fissile Material Cut-off Treaty at the Conference of Disarmament* (Colorado Spring, Colo.: USAF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2001); Bates Gill, *Rising Star: 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s Press, 2007), p. 86.

註 57 Jean du Preez, *A Ban on Fissile Material as an Objective of the NPT*, http://cns.miis.edu/search97cgi/s97_cgi?action=View&VdkVgwKey=.%2F.%2Fnsweb%2Fhtdocs%2Fpubs%2Fionp%2Ffissban.htm&queryzip=FMCT&Collection=CNS+Web+Site.

註 58 Hui Zhang, "Action/Reaction: U.S. Space Weaponization and China," *Arms Control Today*, December 2005, 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5_12/Dec-cvr.asp; Hui Zhang, "FMCT and PAROS: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against Proliferation Bulletin*, No. 20, <http://www.inesap.org/bulletin20/bul20art06.htm>.

註 59 田曾佩主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 年），頁 546。

註 60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documents/resga.htm>.

註 61 侯權峰，「國際太空法的基本原則」，*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5 期（2003 年 9-10 月），頁 165~202。

月球時，應採取措施防止月球現有平衡遭到破壞，同時亦應防止地球環境由於引入地球外物質而受到有害影響等限制就明顯的多，前者強調自由度而後者強調限制性或防範性^⑦。

雖然美國與中國基於不同的考量都沒有簽署《月球條約》，不過對於雙方都簽署的《外空條約》，美國與中國對和平利用外空做為條約最基本的精神，自始存在相當大的歧見。對中國而言，此一歧見僅在冷戰結束之後的短暫時間稍有舒緩，此種舒緩得力於美國與蘇聯的外空軍備競賽乍然中止，美國與俄國的矛盾得以緩和，此一舒緩亦得利於美國柯林頓總統放棄「戰略防禦計畫」^⑧，中國認為國際情勢趨向緩和，正是保障外空和平環境的大好時機，中國表示願意與各國透過充分協商，共同探討可以有效防止的方式和方法，防止外空的軍事化和武器化^⑨。中國甚至一度樂觀的認為當前有關外空的主要矛盾，已由過去的美、蘇矛盾，轉變成發達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間的矛盾、「空間國家」(faring states) 與「非空間國家」(non-faring states) 在分享外空資源及外空利益上的矛盾^⑩。不過即使美國與俄國矛盾減弱，制約「外空委」和「裁談會」的制度性不協調因素仍然存在，中國希望通過聯合國系統內上述三機構在外空領域進行持續而有效的磋商與協調，以便確保更有效率的整合聯合國系統的有限資源使用效果，尤其強調應通過聯合國制定新的國際外空法，加強外空法律秩序之維護。中國一再強調「外空委」應可扮演對「裁談會」及「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的輔助功能，「外空委」與「裁談會」應建立適當的、切實可行的合作機制，不過中國上述種種建議受到美國強烈反對而遭持續性否決。

三、和平利用外空下的不確定性

在全面性了解造成和平利用外空國家意圖不明確性的各種制度因素後，中國在「外空委」、「裁談會」和「聯合國大會」等機構的身分脈絡依稀逐一浮現^⑪。基本上，冷戰和後冷戰格局是制約中國在外空建制中身分的結構性因素。首先，在「外空委」，中國欠缺一個獨立鮮明的個別身分，「外空委」在登錄個別代表團釋述其立場時，並不

註 ⑦ Gennady M. Danilenko, *op. cit.*, pp. 217-319; Harold W. Bashor, Jr., *The Moon Treaty Paradox* (Philadelphia, PA.: Xlibris Corporation, 2004).

註 ⑧ 朱強國，*美國戰略導彈防禦計劃的動因*（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

註 ⑨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編輯室，*中國外交概覽（1994）*（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國外交（1996、1997、1999）*（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1997、1999年）。

註 ⑩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國外交（1998）*（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

註 ⑪ Jeffrey G. Lewis, *The Minimum Means of Retaliation: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in the Nuclear Age* (Boston: MIT Press, 2007); A.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Wendy Frieman, *China,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04); Evan Medeiros, *Reluctant Restrain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onprolifer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1984-200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Bates Gill, *Rising Star: 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指名發言國家出處，如此處理以淡化國家身分之差異，藉此以凸顯所謂共識決的精神。美國始終持續性反對在「外空委」內討論外空軍備控制相關的議題，並且有效的排除任何異己的企圖^⑦。其次，在「裁談會」的「特委會」中，外空軍備競賽此一議題於 1985 年到 1994 年的這段期間，經由美國同意得以進行與防止外空軍備競賽有關一般性問題的討論。不過，當時美國的戰略重點在如何禁止裂變材料的生產，中國則嘗試將這兩項議題掛勾。由於美國堅持反對將此兩案一併處理，「特委會」階段性功能因而終止^⑧。此一階段中國在推動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努力過程中，「裁談會」東西集團壁壘分明，中國雖然標榜為獨立自主一方身分，其基本立場上則仍傾向「東歐集團」和「二十一國集團」。中國有關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訴求與「外空委」相較，雖然取得了一個發言討論的正式管道，只是在議程設定上的優先性嚴重不足，中國執意與美國在此議題上的較勁，一旦遭遇大國主導的強勢作為，其身分明顯遭到封鎖，隨即敗下陣來。

第三，中國參與「聯合國大會」、第一及第四委員會的時間最早，不過這些委員會僅為各國提供論壇，就相關議題發表意見提出建議，並以決議草案提交「聯合國大會」通過後成為正式決議。中國屢屢利用此一管道做為有關外空非武器化決議案的共同提案國，只是這些決議案沒有法律強制性，徒具備推動相關議題的促進發展象徵作用，這也是中國確保此一議題能夠始終存在於聯合國議程上的基本保障^⑨。這個基本的保障，需要先透過一種身分的取得，中國在上述三種機構中或以共同提案國、或以獨立一方之國參與這些多邊協商機制，中國自 1971 年取得聯合國成員國席次後，「聯合國大會」及相關委員會成為中國接觸外空安全議題的第一個管道，也是中國在此議題社會化的重要起點^⑩。彼時仍處冷戰時期，東西集團對立氣氛濃厚，中國剛進入聯合國，美國處處防範中國。中國亦缺乏參與「外空條約」談判的經驗，做為一個外空議題的後進國，中國只能選擇和共同反對美國和蘇聯軍備競賽的廣大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為伍，吶喊一些空洞的意識形態口號^⑪。第四，如前所提，1970 年代可說是外空立法的黃金時期，聯合國通過了一系列相關的外空國際公約，確立了外空安全的基本法律原則與規範共識^⑫。美國與蘇聯主張不進行外空軍備競賽的立場也相當一致，1972

註 ⑦ 請參照：聯合國，*和平使用外空外層空間委員會的報告*（紐約：聯合國，1978 年），頁 21。

註 ⑧ Bates Gill, *Rising Star: 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pp. 96-97.

註 ⑨ 有關 soft law, 請參閱 Friedrich V. Kratochwi,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00-205.

註 ⑩ 請參閱 Samuel S. Kim,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8), p. 24.

註 ⑪ 儀名海，*中國與國際組織*（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年），頁 52。

註 ⑫ 其中包括：（一）1963 年各國探索和使用外空活動的法律原則宣言，（二）1982 年各國使用人造地球衛星進行國際直接電視廣播所應遵守的原則，（三）1986 年關於從外空遙控地球的原則，（四）1992 年關於在外空使用核動力源的原則，（五）1996 年關於開展探索和使用外層空間的國際合作，促進所有國家的福祉和利益，並特別考慮發展中國家之需要的宣言，以及（六）1999 年空間千禧年：關於空間和人類發展的維也納宣言等。

年美蘇所簽訂的《美蘇關於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簡稱反導條約》(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the Limitation of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s) 更確立了上述原則，也確保了冷戰期間外空的戰略穩定^③。換言之，冷戰期間《外空條約》實踐了和平利用外空之目標，反映在美蘇不將核武軍備競賽從地球延伸到外空之共同承諾上，對美蘇兩國而言，《外空條約》明確表述了這個規範原則。只是《外空條約》並不針對當時尚處於試驗發展階段的未來外空武器進行管制，也就不足以防止未來外空武器化的可能性，尤其無法著眼於未來的不確定性變化，這個特點充分反映出和平利用外空的國家意圖不確定性這個問題癥結^④。

綜合觀之，中國參與外空建制的時間越長越是顯現出中國對外空建制內大國主導的特性、一致決的決策方式以及不協調制度設計的不確定感，凡此種種造成中國自我長期處於不利的地位，使得中國體認到外空安全存在的威脅日益嚴重，中國耽心後冷戰期間《外空條約》更加缺乏對美國的約束力，中國尤其耽心美國一旦發展外空武器系統，將會對中國形成莫大的軍事壓力，從而中國敦促各國就防止外空軍備競賽而強化外空安全建制及早進行修正《外空條約》^⑤。

肆、身分政治與安全屬性的社會建構：中國外空安全化的實踐

在從權力政治的觀點剖析外空安全建制的組織結構和規則規範之後，以下本文將逐項檢討中國以安全化此一策略作為，如何在個別的外空建制內展現其安全化類別差異和強弱差異之所在。表 4 橫軸係指「聯合國大會」、「外空委」、以及「裁談會」等三個機構所組成的外空建制，為外空相關議題進行磋商從而形成共識之機構平台。縱軸則以安全化的五項指標的操作化定義為主要內涵，分別為：安全指涉對象、安全行為主體、功能行為主體、相互主體的安全、以及催化條件。

表 4 中國外空安全化實踐的特徵

	聯合國大會	和平利用外空委員會	裁軍談判會
安全指涉對象	不明顯	不明顯	明顯
安全行為主體	不存在	不存在	存在
功能行為主體	不存在	不存在	存在
相互主體的安全	不明顯	不明顯	明顯
催化條件	不存在	不存在	存在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註③ David P. Barash, *op. cit.*, pp. 147~148.

註④ David P. Barash, *op. cit.*, p. 220.

註⑤ Joan Johnson-Freese, *Space as a Strategic Ass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apters 4~5.

一、中國在「聯合國大會」的外空安全化實踐

首先，本文針對 1972 年起至 2006 年間「聯合國大會」有關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決議案，進一步了解中國的安全化訴求與其關聯性之所在。這些聯合國決議案原來以「外空和平利用之國際合作」(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和平利用外空的國際合作」(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 為名，基本上其內容僅就外空之相關活動進行資料整理，也沒有經過投票表決程序^⑥。1982 年起，「防止外空軍備競賽」取代了原先的名稱，在內容上也有相當大的調整，這個議案係由埃及和斯里蘭卡共同提案，中國和一些不結盟國家，一如印尼、印度、馬來西亞、奈及利亞、巴基斯坦等國做為共同提案國，議案的內容重申《外空條約》的內容以外，除了凸顯出全面徹底裁軍的遠程目標，更強調美國和蘇聯雙邊軍備控制談判的重要性，這個決議案針對美國和蘇聯的目標是相當明顯的，同時亦對「裁談會」在外空軍備控制議題上所扮演之角色有著批判性的評價和期待。一方面，對於中國而言，「聯合國大會」決議案的討論過程，給予中國掌握全局的戰略制高點。這些決議案在一般情況下都獲得壓倒性多數國家支持，沒有國家反對，少數國家棄權的局面，美國和以色列則是選擇棄權的少數國家^⑦。另一方面，直到冷戰結束，這個以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訴求，中國只能做一個共同提案國，在反對美蘇霸權的旗幟下搖旗吶喊之際冷靜的自我反思。然而，從 1998 年起連續三年，中國與俄羅斯聯合提案《保留及遵守反導條約》(A Preservation of and Compliance with ABM Treaty)，呼籲美國不要佈署導彈防禦系統，並敦促美國遵守對該條約之繼續承諾^⑧。2006 年中國又

註^⑥ *United Nations, Official Documents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ES/36/35/, <http://daccessdds.un.org/doc/RESOLUTION/GEN/NR0/404/16/IMG/NR040416.pdf?OpenElement>; A/RES/35/16, <http://daccessdds.un.org/doc/RESOLUTION/GEN/NR0/388/07/IMG/NR038807.pdf?OpenElement>; A/RES/35/15, <http://daccessdds.un.org/doc/RESOLUTION/GEN/NR0/388/06/IMG/NR038806.pdf?OpenElement>; A/RES/35/14, <http://daccessdds.un.org/doc/RESOLUTION/GEN/NR0/388/05/IMG/NR038805.pdf?OpenElement>; A/RES/34/66, <http://daccess-ods.un.org/TMP/1814294.html>; A/RES/34/67, <http://daccess-ods.un.org/TMP/3129009.html>; A/RES/33/16, <http://daccess-ods.un.org/TMP/8461593.html>; A/RES/32/195, <http://daccess-ods.un.org/TMP/855878.9.html>; *United Nations, Official Documents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ES/31/8, <http://daccess-ods.un.org/TMP/9851193.html>; A/RES/3388 (XXX), <http://daccess-ods.un.org/TMP/8949441.html>; A/RES/3234 (XXIX), <http://daccess-ods.un.org/TMP/3798365.html>; 3182 (XXVIII), [http://daccess-ods.un.org/access.nsf/Get?Open&DS=A/RES/3182 \(XXVIII\) &Lang=E&Area=RESOLUTION](http://daccess-ods.un.org/access.nsf/Get?Open&DS=A/RES/3182%20(XXVIII)&Lang=E&Area=RESOLUTION); A/RES/2915 (XXVII), <http://daccess-ods.un.org/TMP/3937659.html>; A/RES/2776 (XXVI), <http://daccess-ods.un.org/TMP/8019547.html>; A/RES/2733 (XXV), <http://daccess-ods.un.org/TMP/7853662.html>; A/RES/2600 (XXIV), <http://daccess-ods.un.org/TMP/4931945.html>; A/RES/2453 (XXIII), <http://daccess-ods.un.org/TMP/1441486.html>; A/RES/2260 (XXII), <http://daccess-ods.un.org/TMP/8050046.html>; A/RES/2221 (XXI), <http://daccess-ods.un.org/TMP/7253182.html>; A/RES/2130 (XX), <http://daccess-ods.un.org/TMP/5153595.html>.

註^⑦ *Ibid.*

註^⑧ *United Nations, Official Documents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GEN/N00/231/83/PDF/N0023183.pdf?OpenElement>, <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GEN/N00/561/37/PDF/N0056137.pdf?OpenElement>,

與俄羅斯、白俄羅斯等國提案「外空活動中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Transparency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Outer Space)來呼應「裁談會」稍早之相關辯論，此一決議重申了建立信任措施作為有助於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目標手段之實現⁷⁹。

換言之，在長達卅多年的歲月中，中國在聯合國相關決議案的整體表現明顯的取決於如何其自我定位。冷戰期間美蘇對抗格局是制約中國安全訴求的主要考量，在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訴求，中國始終是扮演著一個共同提案國的配角，原因在於冷戰期間，這個議案是第三世界的無核國家針對核武國而設，其主要目標是針對核武國不得在外空佈署核武器的訴求。中國同時身為核武國，其身分顯得有些尷尬，中國支持此一議案主要的考量是針對美國和蘇聯。

後冷戰期間，美國獨霸外空的企圖作為銳不可當，外空安全的重要性和急迫性隨著中國對存在性威脅的認知變化體現了這個道理，中國乃與俄國聯手共同提案加強外空安全的保障。長久以來，以埃及和斯里蘭卡主導的「防止外空軍備競賽」(Prevention of An Arms Race in Outer Space)「聯合國大會」決議案已經成為年度性儀式，這個決議案強調全人類在和平利用外空的共同利益，重申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重要性和緊迫感，並呼籲所有國家特別是擁有強大外空能力的國家做出貢獻。由於中國僅扮演一個共同提案國的角色，其安全化訴求力道明顯不足，行為主體也不存在，指涉對象雖然業已浮現，但仍然停留在空泛的道德訴求。不過，隨著國際體系冷戰格局的轉變，體系中的主導角色也從美蘇二元格局轉換成一超多強的新局面。這個微妙的變化當然也反映在聯合國相關的決議案上，中國漸漸已從過去扮演眾多國家的配角提案國倡議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主軸論述，蛻變成具有內在規範並可以引導他者對這個類屬身分採取行動的領導角色。

二、中國在「外空委」的外空安全化實踐

其次，本文針對 1980 年至 2006 年間中國在「外空委」的安全化訴求，來了解其訴求之具體內容。基本上，「外空委」法律小組針對外空安全之辯論，焦點明顯的集中於該小組是否適合討論或如何因應防止外空軍備競賽，以及對「外空委」功能角色之期待等這類問題。整體而言，贊成「外空委」法律小組處理上述議題的意見包括⁸⁰：

<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GEN/N01/477/49/PDF/N0147749.pdf?OpenElement>.

註⁷⁹ *United Nations, Official Documents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GEN/N06/498/93/PDF/N0649893.pdf?OpenElement>.

註⁸⁰ 「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委員會的報告」，聯合國，第 53 屆會議記錄，1998 年，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53_20C.pdf；第 54 屆會議記錄，1999 年，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54_20corr1C.pdf；第 58 屆會議記錄，2003 年，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58_20C.pdf；第 59 屆會議記錄，2004 年，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59_20C.pdf；“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 *United Nations*, 1982,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37_20E.pdf. 1985,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40_20E.pdf; 1993,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48_20E.pdf; 1994,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49_20E.pdf; 1996,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51_20E.pdf; 1997,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52_20E.pdf.

- (一) 外空軍事化危險日益增加，國際社會必須考慮各項措施以防止外空軍備競賽，「外空委」之權力範圍應當擴大引入外空使用軍事化之項目。
- (二) 「外空委」制訂禁止外空佈署核武的法律規則，其時機業已成熟。
- (三) 「外空委」應要求「裁談會」締結防止軍備競賽蔓延到外空的國際條約。
- (四) 在外空佈署任何武器的國際條約尚未完成之前，應全面暫停在外空試驗或佈署任何形態的武器。
- (五) 禁止在外空或自外空向地球使用武力。
- (六) 「外空委」的優先議程應包括透明化及建立信任措施。
- (七) 外空武器化的趨勢持續增加，「外空委」應採取行動，加強制定法律工作。
- (八) 禁止在外空試驗、佈署和使用武器，並禁止在地面、海上或大氣中試驗、佈署和使用以太空站為目的之武器，並禁止為戰爭而使用任何射入外空的物體。
- (九) 「外空委」應包括建立確保外空用於和平目的之法律。
- (十) 外空武器化破壞全球戰略平衡，加劇軍備競賽，破壞國家之間的相互信任，給已建立起來的軍備控制和裁軍制度造成障礙。
- (十一) 為了對峙目的與謀求軍事優勢的作為，乃無法為各國接受的行為。
- (十二) 現行法律不夠充分，盡快談判達成一項國際協定，以防止外空軍備競賽。
- (十三) 目前法律無法有效禁止針對天基打擊能力、反衛星系統。
- (十四) 各國應在達成有效管制外空武器一致意見前，同意暫時停止在外空佈署武器。
- (十五) 外空佈署武器之危險日益擴大，將損害國際安全系統的基礎和理論依據。
- (十六) 由於尚未制定防止外空軍事化的法律，「外空委」應更加努力防止外空軍事化。
- (十七) 「外空委」須努力在外空定義和定界及空間物體定義等法律問題着力。
- (十八) 「外空委」應有權審議包括外空軍事化的所有問題之權力。
- (十九) 「外空委」應促進外空活動之透明度發展。
- (二十) 外空佈署武器會導致國家間的猜疑和緊張，「外空委」應維持外空用於和平目的角色。

而反對「外空委」法律小組處理上述議題的意見則包括^⑩：

註⑩ 「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委員會的報告」，聯合國，第 55 屆會議記錄，2000 年，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55_20C.pdf；第 56 屆會議記錄，2001 年，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56_20C.pdf；第 57 屆會議記錄，2002 年，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57_20C.pdf；第 61 屆會議記錄，2006 年，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61_20C.pdf；「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委員會的報告—更正」，聯合國，2005 年，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60_20Corr1C.pdf；“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 *United Nations*, 1980,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35_20E.pdf; 1981,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36_20E.pdf; 1984,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39_20E.pdf; 1986,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41_20E.pdf; 1987,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42_20E.pdf; 1988,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43_20E.pdf; 1989,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44_20E.pdf; 1990,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45_20E.pdf; 1991,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46_20E.pdf; 1992,

- (一) 軍備控制的問題不適宜由「外空委」來處理。
- (二) 有關外空的軍備控制問題不宜和其他裁軍問題分割處理，「裁談會」才是處理此一問題的適當場合。
- (三) 「外空委」審議軍備控制議題，勢必將與「裁談會」的功能重覆。
- (四) 裁軍問題不屬於「外空委」的職權範圍，應由「裁談會」和聯合國第一委員會來負責。
- (五) 「外空委」應當避免討論裁軍之類不相干，且易引起分歧的問題，應當集中精力加強其有關科技方面的工作，集中於努力深化所有國家有關外空活動之合作。
- (六) 「外空委」與「裁談會」之間信息交流是不適宜的。
- (七) 外空之國際合作的概念不等於由「外空委」審議與外空軍事化有關的事項。

由此看來，上述兩造的意見反映了正反立場對立的這個態勢，反對意見集中在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納入「外空委」討論議程之不適宜、不適當、不相干、不合適、不屬於、不須要等否定性用語。而掌握此類語言行為之功能團體，成功地通過「外空委」運作方式將上述議題排除在「外空委」進行實質性的討論。換言之，上述作為著實的非安全化了這個議題，至少是有效地將此議題排除在「外空委」之外。

而中國企圖將此議題在「外空委」以安全化的手段作為，來凸顯外空軍事化日益嚴重，恐將危及和平利用外空的共識基礎，中國進而呼籲各國應透過全面暫停發展反衛星系統，做為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訴求基調。只是這個訴求無從勾畫一個明確的安全指涉對象，也不具有一個安全行為主體，中國的安全化訴求只能隱藏在團體身分之內，由於「外空委」在登錄其成員發言並不標名發言國的個別身分，只以「有人」、「有些」、「其他」代表團的方式措辭^⑧，中國安全訴求的力道因而無法開展，呈現出模糊而無法聚焦的分散狀態。對於中國而言，「外空委」為主導所有外空軍備控制相關基本概念與定義討論的重要場合，也是制定和平利用外空原則和規章的重要機構。中國對「外空委」的這個認知理應正確無誤。「外空委」提供了中國在此議題上重要的社會化管道，也是中國掌握相關知識的重要學習平台。中國做為一個在外空議題上相對起步較晚的國家，只得依附在廣大的第三世界陣營中，通過配角的身分來附和這個反對外空軍備競賽的訴求。其身分政治構成要件自我主體性不易確立，行為特徵不易辨識，充其量只能藉由自我領悟來內化外在結構所制定的規範，加速學習相關的技術性知識。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47_20E.pdf.

註^⑧ 外空委法律小組委員會的決定如下：「有人表示」是指只有一個代表團表示這種意見；「有些代表團」是指一個以上的代表團表示這種意見；「其他代表團」則指一個以上的代表團表示相反的意見。將不會再使用如「幾個」、「若干」、「某個」、「數個」、「大多數」等措詞。委員會決定，今後其報告以及其附屬機構的報告在提到代表團的意見時將採用同樣的措詞。

三、中國在「裁談會」外空安全化的實踐

第三，中國正式參與「裁談會」的時間和參與上述外空建制內的機構大致相仿，而其整體作為則有別於在聯合國大會和「外空委」的表現。中國於 1985 年 3 月 19 日首次向「裁談會」提交了第一份闡述中國有關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基本立場工作文件。對中國而言，1985 年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年份，美國雷根總統有關「戰略防禦計畫」之政策宣布，預示了美國核武戰略的改變。中國做為一個第二級的核武國家，其將所承受的安全衝擊可謂不小。中國在「中國對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基本立場」為題的工作文件，強調防止外空軍備競賽應是「裁談會」議程上的優先項目，「裁談會」應設立相關的附屬機構，並就此議題進行談判。中國主張此一附屬機構的職權範圍應具有最終目標，即達成明確的協議。中國之所以強調「裁談會」的重要性，緣於「裁談會」在 1985 年至 1994 年期間，已針對防止外空軍備競賽此一議題設立了「特委會」，並就此議題進行實質性的全面審議，來審查與防止外空軍備競賽有關的問題。不過當時「裁談會」同意所設立的「特委會」，其性質只是針對外空軍備競賽進行一般性的審議。而中國所主張的「特委會」乃是進行實質性條約談判，兩者目標差異甚遠。加上中國與美國各自所關切的議題更是南轅北轍，中國強調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美國強調禁止裂變材料，其優先順序有明顯之差異。中國在美國強大壓力下只得放棄將這兩項議題聯結的打算，隨後「特委會」於 1994 年中止運作，暫時結束了中國在此議案上的努力^③。

當中國於 1985 年首度以工作文件形式向「裁談會」闡述其基本立場之舉，就是中國企圖以安全化手段來建構外空安全共有觀念之濫觴。換言之，也是中國企圖透過安全化建構外空安全規範理念，並透過制度化的過程來建立外空規範作為之具體表現。當時國際仍處於美國與蘇聯對峙的局面，一方面，中國指摘美、蘇雙方不應爭相發展外空武器，而應展現政治誠意，共同承諾不發展、不試驗和不佈署外空武器之義務，並在此基礎上締結一項全面禁止外空武器的協議。另一方面，中國此一作為展現了其欲以安全化的手段來爭取發言空間的企圖。只是 1990 年代「裁談會」全力專注在《化學武器公約》(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CWC)^④和《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CTBT)^⑤這兩個條約的密集談判工作^⑥，中國所關切的防止外空軍備競賽這個議題，只能屈居於一個不太重要的位置。隨後美國柯林頓總統

註 ③ Jing-dong Yuan, "Culture Matters: Chinese Approaches to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in Keith R. Krause ed., *Culture and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Arms Control and Security Building* (London: Frank Cass, 1999), p. 111.

註 ④ Alexander Kelle, Kathryn Nixdorff and Malcolm Dando, *Controlling Biochemical Weapons: Adapting Multilateral Arms Control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註 ⑤ Zou Yunhua, "China and the CTBT Negotiation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December 1998, <http://www.ciaonet.org/wps/yuzol/index.html>; William S. W. Chang, "China and the 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Negotiations," *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1 (Spring 2001), <http://www.stanford.edu/group/sjeaa/journal1/china3.pdf>.

暫緩發展「戰略防禦計劃」之決定，國際形勢趨向緩和，外空領域的軍備競賽態勢減弱，中國原先所憂心外空安全之存在性威脅不如預期，從而暫時降低了中國的焦慮心情狀態。

上述 1985 年至 1994 年間，中國雖然嘗試與「二十一國集團」聯手將防止外空軍備競賽此依議題納入「裁談會」特委會的年度議程，不過「裁談會」內「西歐集團」對此議題之彼此間立場分歧過大，有關此項議題之實質討論進展甚為有限。1994 年美國在「裁談會」提案將《禁止生產裂變材料公約，簡稱禁產公約》(Fissile Material Cut-off Treaty, FMCT) 的談判正式啓動，並就設立裂變材料「特委會」進行磋商。不過中國堅持「裁談會」須就裂變材料議題和防止外空軍備競賽議題同時並案討論，美、中雙方互不讓步，遂陷入僵局，此一僵局象徵中國在此議題上持續和美國意見相左，此一僵局亦標示中國對於美國發展外空武器和導彈防禦計畫的安全顧慮，這些顧慮直接影響了中國對裂變材料談判的態度⁸⁶。姑且不論中國此舉是否有爭取談判籌碼之考量，中國對外空安全存在性威脅壓力感受乃是與日俱增。於此同時，美國布希總統決定加速發展先進外空武器，強化美國在外空安全優勢。

四、中國外空安全化實踐的具體作為

對中國而言，上述外空安全威脅來自以下各種美國在外空安全優勢作為：

首先，早在 1997 年美國外空司令部在「展望 2020」(Joint Vision 2020) 所提外空作戰戰略，藉由支配性軍事力以保護美國國家利益，並整合外空武力以形成綜合性作戰能力。其目的在於一方面企圖保障美國使用外空的權利，另一方面則在必要之際阻絕他國進入外空。此計劃預計在 2020 年實施，屆時美國將擁有攔截導彈及巡弋飛彈攻擊之能力⁸⁷。其次，美國於 2001 年提出的「美國國家安全外空管理及組織評估報告」(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to Assess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進一步確認了「展望 2020」所提出之主張，並強調美國將依照國家外空政策，積極發展外空軍事優勢，以確保美國將使用外空武器來制止外來威脅，並在必要之際捍衛美國利益⁸⁸。第三，2002 年美國發佈的「核態勢評估」(Nuclear

註⁸⁶ Wendy Frieman, *China,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123~124.

註⁸⁷ 此外，這份文件也對《展望 2020》提出的四種作戰觀念進行了更深入的描述和說明。這四種觀念是：「主宰機動」，即通過對各種軍事行動的速度與節奏的控制，達成壓倒性的態勢優勢；「精確打擊」，即在整個作戰過程中對目標實施有控制的精確打擊；「集中後勤」，即在正確的時間、地點，對聯合部隊進行精確的勤務支援；「全維防護」，即在空、天、海、陸和資訊等領域對聯合部隊提供多層的保護。《展望 2020》要求美軍繼續以這「四種聯合作戰觀念」為目標發展未來的作戰能力。請參閱：“Joint Vision 2020,” DTIC, <http://www.dtic.mil/jointvision/jv2020.doc>.

註⁸⁸ 全文共分八個章節，由美國國家安全外空管理與組織評估委員會的章程、外空的現在和將來、美國的外空目標、影響國家安全外空活動的機構、國家外空活動的管理、未來的組織和管理、委員會的結論等主要內容組成。報告闡述了下列幾個方面的觀點：(一) 外空在未來國家安全事務中的作用。(二) 提升美國外空利益的目標。(三) 把涉及國家安全之外空活動的相關機構，作為組織和管理方式的基礎。(四) 國家層級、國防部內和情報部門內的外空活動的現行管理體制。(五) 對組織和管理的建議。請參閱：“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to Assess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FAS, <http://www.fas.org/spp/military/commission/report.htm>.

Posture Review) 指出，美國業已擬定計畫，將透過核武器來防範包括中國在內的七個國家可能針對美國之潛在威脅，此舉引起中國之嚴重關切^⑩。第四，對中國而言，2003年美國正式退出《反導條約》，此舉象徵現有限制發展和佈署外空武器的唯一條約規範蕩然無存，中國認為這個承擔國際戰略穩定和軍備控制的重要基石一旦被廢棄，外空安全體系將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⑪。第五，2006年美國總統批准了新的「美國外空政策」，確立了美國外空活動的總體國家政策，明確指出美國將阻止敵對勢力進入外空，以確保美國在外空的行動自由，並阻止敵方擁有此種自由^⑫。

中國指出有鑒於上述美國最新的外空軍事計畫，明確的透露美國意欲控制外空並建立其優勢之意圖，中國憂心一旦美國有關外空武器化構想以及導彈防禦計畫落實，其結果不僅可能導致外空軍備競賽，亦將對國際軍備控制和全球戰略穩定造成嚴重危害。針對這些安全威脅，中國於1998年率先提出重新設立「特委會」的建議，此舉雖然再度遭到美國的反對而未能被「裁談會」接受，中國出乎意料之外的一反常態，同意接受美國所提建立「特委會」之方案，此舉顯示中國放棄了過去一貫堅持將外空軍備競賽和禁止裂變材料兩項議題一併討論的主張。1999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更親身出席「裁談會」，公開遊說各國儘早談判一個具有普遍性、可查核的《禁產公約》，這是中共建政以來，國家主席首次出席「裁談會」，其用心之深，可見一斑^⑬。在這種時空背景之下，中國於「裁談會」的作為展現出一股掙脫過去受制於配角身分的消極作為束縛，中國依稀已摸索出在防止外空軍備競賽方案上，如何通過探討規則與規範之建構互動中所浮現出逆轉之動力，這股逆轉的動力來自「裁談會」長期僵局所累積的挫折，這股逆轉的動力也是促使中國通過安全化手段來建構外空安全規範理念的企圖。

本文中表5縱軸以安全化的六項指標：指涉對象、現存威脅、緊急行動、打破成規、話語形態以及政治化為主要內涵，與表4之縱軸之安全化指標稍有區分。表5橫軸為中國在「裁談會」所提之各種工作文件，分別以年度表示之。此一矩陣以中國所提出的工作文件作為橫軸，而以安全化指標當作縱軸，表5顯示在外空安全威脅下，相關工作文件內容構成的認知差異所在。為此，以下進一步說明各組工作文件之具體內容並闡釋其安全化的意義（見附錄）。

註⑩ 有關核態勢報告，請參閱：“Nuclear Posture Review,” *Global Security*,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policy/dod/npr.htm>.

註⑪ 有關美國宣佈退出反導條約，請參閱：“President Bush Speech on Missile Defence,” *FAS*, May 1, 2001, <http://www.fas.org/nuke/control/abmt/news/010501bush.html>; “U.S. Diplomatic Notes on ABM Treaty,” December 14, 2001, <http://www.fas.org/nuke/control/abmt/news/diplomatic121401.htm>.

註⑫ 2006年美國航天政策，請參閱：“U.S. National Space Policy,” *FAS*,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dp/space.pdf>.

註⑬ 「江澤民主席在裁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網，1999年3月26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0-12/31/content_485554.htm。

表 5 外空安全化的具體作為

		(第一組) 1985/2000	(第二組) 2002	(第三組) 2006	(第四組) 2008
指涉對象	有	有	有	有	有
	無				
現存威脅	弱	弱	強	強	強
	中				
	強				
緊急行動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打破成規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話語形態	強	弱	強	強	強
	中				
	弱				
政治化	高	低	高	高	高
	低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第一組工作文件有二：一為中國於 1985 年首次向「裁談會」所提交的工作文件，以外空非軍事化作為主要訴求，目的在限制和禁止外空武器和軍用衛星，為達成此一目標，中國主張禁止研製、試驗、生產、佈署和使用任何外空武器並徹底銷毀之，外空武器則包括一切外空、陸地、海洋和大氣層為基地，對外空航天器進行打擊、破壞、損害其正常功能或改變其軌道的任何裝置或設施，以及使用外空為基地，對大氣層、陸地、海洋的目標打擊、破壞或損害其正常功能的任何裝置或設施⁹³。只是中國上述的主張以很含蓄的方式建議美國與蘇聯應表現政治誠意，認真進行雙邊談判，並將談判進展情況告知「裁談會」。這可能和蘇聯早在 1981 年、1982 年兩度向聯合國大會提出《關於禁止在外空佈署任何種類武器條約》草案 (Draft 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Stationing of Weapons of Any Kind in Outer Space)，和《關於禁止在外空和以外空對地球使用武力條約》草案 (Draft 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of Force in Outer Space and From Space Against the Earth) 有關，蘇聯既有明確的主導態勢在先，中國只能以旁觀者的身分樂見其成罷了。另一方面，中國亦於 2000 年 2 月向「裁談會」提交「中國關於裁談會處理防止外空軍備競賽問題的立場和建議」(China Position on and Suggestion for Ways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Prevention of an Arms Race in Outer Space) 的工作文件，中國雖然強調此乃為一個初步的構想，有待進一步完善。中國此舉之目的乃在於集思廣益，率先提出一份國際法律草案之初步構想，作為日後討論之範本⁹⁴。

註⁹³ 劉華秋主編，*軍備控制與裁軍手冊*（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00年），頁266-267。

註⁹⁴ *United Nations, Official Documents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0/604/80/img/G0060480.pdf?OpenElement>.

上述兩份工作文件，基本上可以明確的涵蓋說明中國於 1985 年至 2000 年間的外空安全立場。雖然中國擔心美國建立外空軍事和戰略優勢，其企圖如不加以制止，將有可能出現外空武器化所引發的外空軍備競賽。不過，本文使用安全化指標逐一進行檢視，結果顯示在指涉對象、現有威脅、緊急行動、打破成規、話語形態和政治化等這六個指標上呈現出較為弱化的傾向。2000 年的工作文件顯示了中國在思考起草國際條約的轉變，只是這個念頭仍處於一個初步設想的階段，因而各種安全化指標的力道仍呈現出弱化的徵兆。

第二組工作文件主要反映在 2002 年的兩個工作文件，這是中國首度提出以國際條約形式來面對關於防止外空武器化這個安全挑戰的舉措。中國先以構想型式於 6 月 6 日提出，後於 6 月 27 日，聯合俄國、越南、印尼、白俄羅斯、津巴布韋、敘利亞等國共同向「裁談會」提交一份名為《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對外空物體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Treaty on the Prevention of the Deployment of Weapons in Outer Space,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Outer Space Objects) 之草案，從而正式啟動了安全化的制度性作為⁹⁵。此一最為明顯的標的即是以國際條約的形式來規範防止外空武器化這個發展，其迫切性已溢於言表，草案指出迫切性來自 2001 年美國進一步確認了積極發展外空軍事優勢戰略，藉以確保美國能夠以外空武器來制止潛在之威脅。草案亦指出現迫切性更來自 2002 年美國在其「核態勢報告」中明確強調美國朝向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轉變，由於美國宣稱其所面臨的威脅具有多樣性，故需建立一組「新三位一體」，包括下列三項要素組成：攻擊性打擊體系；防禦（包含積極防禦與消極防禦）與振興美國國防基礎建設，以便提供新戰力以因應各種新的威脅。此「新三位一體」軍事戰略是由強化的指揮管制與情報系統連結。該報告並指出，美國在以下的幾種情況當中可以使用核武：第一，美國所攻擊的目標，有能力抵禦傳統性武器攻擊。第二，美國報復針對美國的核武、生物武器或化學武器攻擊。第三，出現意外的軍事情況時。第四，中國被列為與俄羅斯、伊拉克、北韓、伊朗、利比亞和敘利亞等特別須要加強關注的國家。第五，美國應該準備在阿拉伯與以色列衝突、中國與台灣戰爭或北韓攻擊南韓時動用核武。第六，該報告同時強調美國將不再遵守不以核武對付非核武國之限制。有鑒於此，中國認為凡此種種都顯示未來外空軍事衝突的危險性乃日益增加⁹⁶。

這份以中國領銜起草之條約，明確勾勒出各國不得在環繞地球的軌道放置任何武器，不得在天體安置此類武器，不得以任何方式在外空佈署此類武器，不得對外空物體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等等要項的基本義務，其針對性之指涉對象乃以美國為目標的立場乃昭然大白。此一工作文件以中國為首，俄國以及一些不結盟國家為共同連署國，基本符合了安全化乃是對安全指涉對象會產生實際威脅的安全行為主體，透過將

註⁹⁵ 「中國、俄羅斯聯邦、越南、印度尼西亞、白俄羅斯、津巴布韋、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代表團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對外空物體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國際法律文書要點（草案）」，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團，2002 年 6 月 27 日，<http://www.china-un.ch/chn/cjjk/cjfyda/cj2002/t153441.htm>。

註⁹⁶ 同註⁹⁵。

問題安全化，以確認這些安全措施之必要性。換言之，第二組的工作文件反映在縱軸安全化指標之類別和強度上，與第一組工作文件相較，有著明顯的差異。

第三組工作文件包括 2006 年中國與俄國共同向「裁談會」提交的工作文件系列，如同之前急迫性考量，而其所針對的目標就是 2006 年美國所公佈之「國家外空政策」(U.S. National Space Policy) 這份政策內容主要包括：(1) 美國將加強其在外空的領先地位，以確保美國國家安全和國土安全，並保障美國在外太空的利益不受侵犯。(2) 美國重視外空開發與利用，以確保外空在美國經濟、國家與國安全上的重要性。(3) 美國將遵行現有的國際條約，但反對任何限制美國利用與進出外空的新增法律或措施。(4) 確保美國的外空領導地位。(5) 確保美國外空導彈預警體系，以及多層次導彈防禦系統軍事能力。(6) 確保美國外空安全和絕對自由。(7) 確保美國在新形勢下必須保證強勁、有效的外空活動能力，執行各項外空計畫和探測活動不受任何干擾。(8) 美國將保護其在外空行動的權利、能力以及行動自由。美國拒絕就任何可能會限制其進入或使用外空的協議進行談判，反對與這一原則相違背的任何形勢的軍備管制協議或規定，如有必要，美國有權不讓任何對美國利益造成威脅的國家進入外空。(9) 美國支持使用外空核能系統，使具備或提升外空探測能力⁹⁷。有鑒於此，為有效反制美國之立場，2006 年中國與俄國共同草案之工作文件系列，包括：(1) 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核查，(2) 現有國際法與防止外空武器化之關聯性，(3) 防止外空武器化法律文書的定義問題，(4) 外空活動透明和建立信任措施與防止在外空佈署武器等四個部份，分別針對「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定義、透明和信心措施建立、外空武器化之定義、現有國際法律不足、外空查核等幾個具體議題提出了相當周延性的方案⁹⁸。

上述工作文件是以中國及俄羅斯共同具名提出，標誌了中、俄在此議題上的正式結盟，也顯示出中國自 1985 年起先以旁觀者轉變成 2005 年當事者的身分蛻變。中、俄雙方決定要把外空武器化最具爭議的定義下手，此乃「外空委」成立以來就沒有共識的老問題，這個看似這簡單不過的基本定義卻裹足不前，中、俄雙方只得訴諸緊急行動來打破這個無共識的成規。工作文件並進一步提出如何增進外空活動透明化和建立信任措施的步驟、核查手段，從而以完備現有國際法律之不足。

第四組工作文件說明 2008 年 2 月 12 日中國與俄國再度聯手，向「裁談會」提出名為《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對外空物體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條約》(Treaty on Prevention of the Placement of Weapons in Outer Space and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Outer Space Objects) 草案，草案由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親自提交，此一草案構想在本質和內容上和先前所提之版本大同小異⁹⁹。致使中、俄兩國再度聯手，此舉急迫

註 97 2006 年美國外空政策，請參閱：“U.S. National Space Policy,” *FAS*,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pd/space.pdf>.

註 98 *United Nations, Official Documents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GEN/G06/616/04/PDF/G066/604.pdf?OpenElement>.

註 99 *United Nations, Official Documents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GEN/G08/60401/PDF/G0860401.pdf?OpenElement>.

性實乃針對美國於 2 月 21 日使用兩枚艦對空導彈擊毀一枚美國宣稱失效衛星事件¹⁰⁰，中、俄雙方藉此以向世人展示美國測試其反衛星武器之鐵證，美國此舉業已構成對外空安全之威脅，中、俄此舉意味著宣布一種緊急狀態，要求「裁談會」最優先處理，中、俄扮演主要外空安全化的行為主體，希望通過這個條約訴求，藉以獲得一種超越常規性政治條件的權利和機會，中、俄雙方之作爲具體化了兩個行為體適應其他行為體對一種威脅內容構成的認知，也展現了安全化乃是一種自我參照的實踐真諦。

綜合觀之，中國自 2000 年起在「裁談會」提出了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基本立場以來，逐漸發展出一套新的外空安全概念體系，到 2008 年爲止，中國已經五度與俄國共同提案《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或威脅使用武力條約》草案，其內容林林總總不一而足。而其目標則總是聚焦於「防止外空軍備競賽」以及「防止外空武器化」這兩大主軸，通過安全化的作爲，中國希望藉以倡議建構性規範來引導各國進入特定規範及規則之情境，換言之，這就是中國安全化的理念意涵之所在，其目的就是體現實存威脅之存在，以及爭取設定安全議程之話語權，藉以形塑有別於現存和平利用外空的一套新的外空主體間安全規範。

伍、結 論

中國自 1971 年參與了外空建制以來，歷經了國際環境結構性的變遷，本文明確的察覺到中國身分策略的微妙變化，基本上展現在幾個階段的特性：規則之學習、他國意圖之掌握和不確定性之克服各種嚐試。本文的分析軸線亦在此一國際政治現實基礎上開展，以安全化做爲分析主軸，並根據路徑追蹤來確實掌握中國參與外空建制的重要環節，依此來呼應溫特所謂「無政府結構之過渡與否，取決於國家間集體身分的歷史際遇過程」此一論斷。本文揉和社會建構與安全化兩個概念，有關社會建構部分，在於說明行為主體與結構的變遷，並藉以探討主體間的相互主體性。其目的乃在找出自變項和依變項的因果關係。對溫特而言，這就是國家行為體和體系文化是如何被對外實踐活動所支撐之謂。從本體論角度觀之，此種社會化過程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可以把結構與行為主體建構成爲相對持久的關係。換言之，溫特的本體論和的威佛知識論就爲我們探討國家如何在無政府不確定下尋求合作奠定了一個穩固基礎。而威佛的安全化概念，更可以明確掌握行為體與結構互動下的變動狀態。

對於中國而言，當 1982 年加入「外空條約」之際，其主要考量在於簽署該條約所付出的代價幾近於零，然而截至 2009 年爲止，中國尚未向「外空條約」權責機構遞交批准文件之舉措，再次顯現了國際關係理論有關國家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最佳寫照。然而與此同時，隨著中國自我身分的變化，在本文所探討外空建制下的三個舞台上，中

¹⁰⁰ 解放軍早在 2008 年 1 月初已獲知美國擊毀衛星之決定，請參閱“DoD Succeeds In Intercepting Non-Functioning Satellit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20, 2008, <http://www.defenselink.mil/releases/release.aspx?releaseid=11704>.

國不斷通過學習適應所謂不確定的外在國際環境，中國在「裁談會」的表現就是最真實的寫照。中國的角色已從國際規範的遵循者慢慢調整成為國際規範的提倡者，此一變化通過安全化的作用藉以體現，而上述結論就和以物質主義權力考量的解釋形成一種對比。國際關係學界早已形成共識，認為以理念主義為基礎的社會建構論來補強理性主義的不足，其價值在於通過兩種觀點之相互辯論，提出有關結構如何建構身分認同與利益的解釋，從互補的角度來修正上述理論間之差異，並藉由理論綜合來引導經驗研究。本文就中國如何於後冷戰期間，通過建構外空安全理念之作爲，來呈現其安全行爲的另一個側面。也就是，中國期盼通過互動所產生的外空規範，來制約未來彼此行爲的結構。只是中國的這個訴求一再遭遇到美國的否決，中國在長期挫折的壓抑下遂做出了以導彈擊毀衛星之舉措，企圖以此手段來達到打破現有規範，引起國際社會對於中國訴求之重視，並且期待此一作爲乃合法之措施。本文通過較長的時間框架來觀察中國在此一議題上之行爲軌跡，體認出這個微妙的意義，藉此並得出了這個重要的結論。

* * *

(收件：98年3月20日，修正：98年4月28日，接受：98年6月1日)

附錄 中國在裁談會有關外空安全之工作文件

年度	提案國	名稱/編號	內容
2008/02/12	中國、俄羅斯	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對外空物體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條約 (CD/1839)	一、定義 二、查核措施可由附加議定書規定 三、通過磋商與合作解決爭端 四、締約國應設立條約執行機構 五、無限期有效
2006/05/22	中國、俄羅斯	關於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核查的工作文件 (CD/1781)	一、可能的外空核查手段 二、外空條約核查措施的可行性分析 三、現有軍控條約，核查條款並非構成條約的要素 四、可能的選擇
2006/05/22	中國、俄羅斯	關於現有國際法律文書與防止外空武器化的工作文件 (CD/1780)	現有與外空軍事利用有關的國際法律不足以防止外空武器化 一、『部分禁核試條約』禁止的僅是外空與核武器相關的活動，不涉及其他武器的問題 二、『外空條約』未禁止在月球及其他天體所在的外空，如飛往和環繞月球或其他天體的軌道等處開展上述活動 三、『月球協定』只有10個批准國、五個簽署國，普遍性不高 四、『月球協定』未涉及其他種類的武器
2006/05/22	中國、俄羅斯	關於防止外空武器化法律文書的定義問題的工作文件 (CD/1779)	一、定義條款是否必要 二、關於主要術語的定義 三、可能的選擇 四、關於定義的初步想法 1.外空：海平面100公里以上 2.外空物體 3.外空武器 4.外空以及從外空發動的軍事敵對行動 5.對外空物體使用武力：對外空物體威脅使用武力 6.外空物體的發射位置：一國領土上的地區 7.外空發射台 8.發射到外空的物體的信息：「登記公約」中的規定 9.發射活動
2006/05/22	中國、俄羅斯	關於外空活動透明和建立信任措施與防止在外空佈署武器的工作文件 (CD/1778)	一、外空活動透明和建立信任措施與防止在外空佈署武器 二、國際法及外空活動中的透明和建立信任措施 1.不是一個新的問題 2.一些國家已單方面實施，如俄羅斯 3.措施不全面，已有130個國家

			<p>擁有外空相關計劃</p> <p>三、透明和建立信任措施與CD/1679號工作文件</p> <p>1.不妨礙制定防止在外空佈署武器的法律協定，也不會改變這一努力的方向</p> <p>2.目前，CD/1679號工作文件的透明和建立信任措施較簡略</p> <p>四、當前外空活動中可採用的透明和建立信任措施</p> <p>1.信息交換</p> <p>2.展示</p> <p>3.通報</p> <p>4.磋商</p>
2006/02/14	中國、俄羅斯	關於各方對防止外空軍備競賽工作文件（CD/1679）的意見彙編（第二版）的工作文件（CD/1769）	<p>一、各方對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工作文件的意見彙編</p> <p>二、定義</p> <p>三、基本義務</p> <p>四、和平目的與其他軍事目的之利用外空</p> <p>五、建立信任措施</p> <p>六、核查</p> <p>七、爭端的解決</p> <p>八、執行機構</p> <p>九、對條約的修訂</p> <p>十、條約的簽署和批准</p> <p>十一、條約的生效</p> <p>十二、國際合作</p> <p>十三、可能增加的要點</p>
2005/06/30	中國、俄羅斯	確保外空安全：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研討會（CD/1753）	<p>一、新空間時代：武器發展及對外空安全的挑戰</p> <p>二、防止外空武器化和軍備競賽的相關性和緊迫性</p> <p>三、國際多邊控制外空武器的政治、法律或立法的要素</p> <p>四、外空監視、監測和遵守國際法的規定</p> <p>五、未來的發展</p>
2002/08/30	中國	關於建立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特委會及其職權的決議草案（CD/1682）	設立特別委員會處理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問題
2002/06/27	中國、俄羅斯、越南、印尼、白俄羅斯、津巴布韋、敘利亞	防止在外空佈署武器、對外空物體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國際法律文書要點（草案）	<p>一、國際法律的名稱</p> <p>二、基本義務</p> <p>三、關於國家履約措施</p> <p>四、加強信任的措施</p> <p>五、關於爭端的解決</p> <p>六、條約的執行機構</p> <p>七、條約的修正</p> <p>八、條約有效期間和退約</p> <p>九、條約的簽署與批准</p> <p>十、條約生效</p> <p>十一、關於條約文本</p>

2002/06/06	中國	關於防止外空武器化國際法律文書要點的設想 (CD/1645)	一、國際法律的名稱：防止外空武器化條約 二、關於基本義務 三、關於定義 四、關於國家執行措施 五、關於和平利用外空 六、關於核查措施 七、關於法律的執行機構 八、關於修正 九、關於有效期和退約 十、關於簽署與加入 十一、關於生效 十二、關於文本
2000/09/09	中國	中國關於裁談會處理防止外空軍備競賽問題的立場和建議 (CD/1606)	關於裁談會處理防止外空軍備競賽問題的立場和建議 一、對裁談會處理防止外空軍備競賽問題的看法：唯一的裁軍多邊會議，應能在此議題的談判工作中發揮主要作用 二、對涉及防止外空軍備競賽問題的現有國際法律的看法：未能產生有效防止外空武器化或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作用，應談判締結新的法律 三、對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基本立場：反對軍備競賽 四、提出新的國際法律初步設想
1999/03/11	中國	關於重建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特設委員會及其職權的決定草案 (CD/1576)	重建特設委員會
1985/3/19	中國	中國對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基本立場 (CD/597)	

資料來源：「中國、俄羅斯代表團聯合向裁軍談判會議提交的關於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核查的工作文件 (CD/1781)」，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jks/jkcjxb/wenjian2006/liucaijuntanpanhuiyi/t309185.htm>；「中國、俄羅斯代表團聯合向裁軍談判會議提交的關於『外空活動透明和建立信任措施與防止在外空佈署武器』的工作文件 (CD/1778)」，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jks/jkcjxb/wenjian2006/liucaijuntanpanhuiyi/t309189.htm>；「中國、俄羅斯代表團聯合向裁軍談判會議提交的關於『各方對防止外空軍備競賽工作文件 (CD/1679) 的意見彙編 (第二版)』的工作文件 (CD/1769)」，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jks/jkcjxb/wenjian2006/liucaijuntanpanhuiyi/t309193.htm>；「中國、俄羅斯代表團聯合向裁軍談判會議提交的關於『防止外空武器化法律文書的定義問題』的工作文件 (CD/1779)」，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jks/jkcjxb/wenjian2006/liucaijuntanpanhuiyi/t309188.htm>；「中國、俄羅斯代表團聯合向裁軍談判會議提交的關於現有國際法律文書與防止外空武器化的工作文件 (CD/1780)」，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jks/jkcjxb/wenjian2006/liucaijuntanpanhuiyi/t309187.htm>；「中國、俄羅斯聯邦、越南、印度尼西亞、白俄羅斯、津巴布韋、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代表團，防止在外空佈署武器、對外空物體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國際法律文書要點 (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團，2002年6月27日，<http://www.china-un.ch/chn/cjkk/cjfyda/cj2002/t153441.htm>；*United Nations, Official Documents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5/619/38/pdf/G0561938.pdf?OpenElement>；<http://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2/637/18/pdf/G0263718.pdf?OpenElement>；<http://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1/622/43/pdf/G0162243.pdf?OpenElement>；<http://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0/604/80/img/G0060480.pdf?OpenElement>；<http://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99/608/52/img/G9960852.pdf?OpenElement3>.

Outer Space Security Reconsidered: an Analysis on China's Constructing Security Norm

I Yuan

Research Fellow, Third Divisi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how China constructs security norms of the outer spac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First, it investigates how China copes with the uncertainty produced by the notion of peaceful use of the outer space. Next, it inspects the efforts China has made to construct norms to prevent an arms race in the outer space and the weaponization of the outer space. This article then explains why China's participation of the security regime imposes limitations on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last part,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China attempts to construct norms with a view to molding future principle for the outer space.

Keywords: outer space security regime; securitization; China; identity and interests; social constructivism

參考文獻

- 「中國、俄羅斯代表團聯合向裁軍談判會議提交的關於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核查的工作文件 (CD/1781)」，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jks/jkcjxb/wenjian2006/liucaijuntanpanhuiyi/t309185.htm>。
- 「中國、俄羅斯代表團聯合向裁軍談判會議提交的關於『外空活動透明和建立信任措施與防止在外空佈署武器』的工作文件 (CD/1778)」，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jks/jkcjxb/wenjian2006/liucaijuntanpanhuiyi/t309189.htm>。
- 「中國、俄羅斯代表團聯合向裁軍談判會議提交的關於『各方對防止外空軍備競工作文件 (CD/1679) 的意見彙編 (第二版)』的工作文件 (CD/1769)」，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jks/jkcjxb/wenjian2006/liucaijuntanpanhuiyi/t309193.htm>。
- 「中國、俄羅斯代表團聯合向裁軍談判會議提交的關於『防止外空武器化法律文書的定義問題』的工作文件 (CD/1779)」，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jks/jkcjxb/wenjian2006/liucaijuntanpanhuiyi/t309188.htm>。
- 「中國、俄羅斯代表團聯合向裁軍談判會議提交的關於現有國際法律文書與防止外空武器化的工作文件 (CD/1780)」，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jks/jkcjxb/wenjian2006/liucaijuntanpanhuiyi/t309187.htm>。
- 「中國、俄羅斯聯邦、越南、印度尼西亞、白俄羅斯、津巴布韋、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代表團，防止在外空佈署武器、對外空物體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國際法律文書要點 (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團，2002 年 6 月 27 日，<http://www.china-un.ch/chn/cjkk/cjfyda/cj2002/t153441.htm>。
- 「江澤民主席在裁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網，1999 年 3 月 26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0-12/31/content_485554.htm。
- 「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委員會的報告」，聯合國，第 53 屆會議記錄，1998 年，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53_20C.pdf；第 54 屆會議記錄，1999 年，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54_20corr1C.pdf；第 55 屆會議記錄，2000 年，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55_20C.pdf；第 56 屆會議記錄，2001 年，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56_20C.pdf；第 57 屆會議記錄，2002 年，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57_20C.pdf；第 58 屆會議記錄，2003 年，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58_20C.pdf；第 59 屆會議記錄，2004 年，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59_20C.pdf；第 61 屆會議記錄，2006 年，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61_20C.pdf。
- 「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委員會的報告—更正」，聯合國，2005 年，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60_20Corr1C.pdf。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編輯室，**中國外交概覽**（1994）（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國外交**（1996-1999）（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1999年）。
- 尹玉海，「制定統一空間法規約是空間活動現代化的客觀要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北京），第 17 卷第 1 期（2004 年 3 月），頁 21~27。
- 王孔祥，「太空軍備競賽對外層空間法的挑戰」，**武漢大學學報**（湖北），第 58 卷第 3 期（2005 年 5 月），頁 387~392。
- 田曾佩主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 年）。
- 石之瑜，**身分政治：偶然性能動者與情境**（高雄：國立中山大學，2007 年）。
- 任曉，「安全：一項概念史的研究」，**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北京），第 5 期（2006 年），頁 36~45。
- 朱文玉，「國家在保護外層空間領域的國際責任」，**學術交流**（黑龍江），總第 115 期（2003 年 10 月），頁 33~35。
- 朱建民，**國際組織新論**（台北：正中書局，1976 年）。
- 朱強國，**美國戰略導彈防禦計劃的動因**（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年）。
- 李濱、趙海峰，「論外層空間活動爭端的解決機制」，**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北京），第 19 卷第 3 期（2006 年 9 月），頁 40~45。
- 沈學君，「他心知問題及其最新解答」，**河南教育學院學報**（河南），第 22 卷第 2 期（2003 年），頁 93~96。
- 侯權峰，「國際太空法的基本原則」，**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5 期（2003 年 9 月、10 月），頁 165~202。
- 涂小雨，「論外層空間的定界」，**甘肅政法成人教育學院學報**（甘肅），總第 58 期，（2005 年 9 月），頁 112~114。
- 凌岩，「試論對月球和其他天體的所有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北京），第 19 卷第 2 期（2006 年 6 月），頁 36~65。
- 夏立平，「外層空間軍備控制的進展與障礙」，**當代亞太**（北京），第 6 期（2002 年），頁 35~40。
- 張文喜，「他心知問題哲學探討」，**杭州師範學院學報**（杭州），第 1 期（1997 年），頁 71~77。
- 梁兆憲、沈世錄，「從國際空間法看空間攻防對抗」，**裝備指揮技術學院學報**（北京），第 15 卷第 2 期（2004 年 4 月），頁 41~45。
- 莫大華，**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台北：時英出版社，2003 年）。
- _____，「Alexander Wendt 的建構主義及其批判」，**政治科學季評**，第 11 期（2006 年 9 月），頁 1~4。
- _____，「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綜合」，**政治科學論叢**，第 31 期（2007 年 3 月），頁 175~236。

- 趙秀蘭、劉漢宗，「美、俄的太空戰準備」，*現代防禦技術*（北京），第 32 卷第 1 期（2004 年 2 月），頁 1~7。
- 儀名海，*中國與國際組織*（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年）。
- _____，「外層空間國際關係研究的意義及其體系的建構」，*中國海洋大學學報*（青島），第 3 期（2006 年），頁 82~84。
- 劉明海，「他心知問題上的懷疑論及其意義」，*皖西學院學報*（安徽），第 20 卷第 6 期（2004 年 12 月），頁 15~18。
- 劉華秋主編，*軍備控制與裁軍手冊*（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00 年）。
- 劉衛東，「從美國欲建的導彈防禦系統看《外空條約》在相關領域的缺陷」，*國際關係學院學報*（北京），第 4 期（2001 年），頁 8~12。
- 歐陽安，「外空物體的法律定義問題」，*學術探索*（雲南），第 1 期（2005 年），頁 82~85。
- 聯合國，*和平使用外空外層空間委員會的報告*（紐約：聯合國，1978 年）。
- “Agreement Governing the Activities of States on the Moon and Other Celestial Bodies,”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http://www.unoosa.org/oosa/en/SpaceLaw/moon.html>.
- “Agreement on the Rescue of Astronauts, the Return of Astronauts and the Return of Objects Launched into Outer Space,”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http://www.unoosa.org/oosa/en/SpaceLaw/rescue.html>.
- “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 (CD),” *Reaching Critical Will*, <http://www.reachingcriticalwill.org/political/cd/cdindex.html#member>.
-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by Space Objects,”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http://www.unoosa.org/oosa/en/SpaceLaw/liability.html>.
- “Convention on Registration of Objects Launched into Outer Space,”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http://www.unoosa.org/oosa/en/SORegister/regist.html>.
- “DoD Succeeds In Intercepting Non-Functioning Satellit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20, 2008, <http://www.defenselink.mil/releases/release.aspx?releaseid=11704>.
- “Joint Vision 2020,” *DTIC*, <http://www.dtic.mil/jointvision/jv2020.doc>.
-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Global Security*,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policy/dod/npr.htm>.
- “Outer Space Militarization, Weaponiz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of an Arms Race,” *Reaching Critical Will*, <http://www.reachingcriticalwill.org/legal/paros/parosindex.html>.
- “President Bush Speech on Missile Defense,” *FAS*, May 1, 2001, <http://www.fas.org/nuke/control/abmt/news/010501bush.html>.
-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to Assess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FAS*, <http://www.fas.org/spp/military/commission/report.htm>.

-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 *United Nations*, 1980,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35_20E.pdf; 1981,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36_20E.pdf; 1982,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37_20E.pdf; 1984,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39_20E.pdf; 1985,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40_20E.pdf; 1986,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41_20E.pdf; 1987,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42_20E.pdf; 1988,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43_20E.pdf; 1989,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44_20E.pdf; 1990,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45_20E.pdf; 1991,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46_20E.pdf; 1992,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47_20E.pdf; 1993,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48_20E.pdf; 1994,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49_20E.pdf; 1996,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51_20E.pdf; 1997, http://www.unoosa.org/pdf/gadocs/A_52_20E.pdf.
- “Treaty on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Activities of States in the Exploration and Use of Outer Space, including the Moon and Other Celestial Bodies”,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http://www.unoosa.org/oosa/en/SpaceLaw/outerspt.html>.
-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 Member,”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http://www.unoosa.org/oosa/COPUOS/members.html>.
- “U.S. Diplomatic Notes on ABM Treaty,” *FAS*, <http://www.fas.org/nuke/control/abmt/news/diplomatic121401.htm>.
- “U. S. National Space Policy,” *FAS*,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pd/space.pdf>.
- Alves, Pericles Gasparini, *Prevention of An Arms Race in Outer Space: A Guide to the Discussions in the 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1).
- Barash, David P., *The Arms Race and Nuclear War*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1987).
- Bashor, Harold W., Jr. *The Moon Treaty Paradox* (Philadelphia, PA.: Xlibris Corporation, 2004).
- Bhayana, Harnam,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Regime of Outer Space* (Calcutta: R. Cambray, 2001).
- Brauch, Hans Gunter, *Securitization of Space and Referent Objects*,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k48523863673233h/fulltext.pdf>.
- Buzan, Barry, Ole Wea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 Chang, William S. W., “China and the 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Negotiations,” *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1 (Spring 2001), <http://www.stanford.edu/group/sjeaa/journal1/china3.pdf>.
- Cheng, Bi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pace Law* (Oxford: Clearendon Press, 1997).
- Cohen, William, “China’s Satellite Missile Strike Raises Worries about a Pearl Harbor in

- Space,” *New Perspective Quarterly*, Vol. 24, Issue 2 (2007), pp. 45~46.
- Copeland, Dale C.,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A Review Essay,”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 His Critics* (Oxon: Routledge, 2006).
- Covault, Craig, “China’s Asat Test Will Intensify U.S.-Chinese Faceoff in Space”, *Aviation Week*, January 21, 2007, http://www.aviationweek.com/aw/generic/story_generic.jsp?channel=awst&id=news/aw012207p2.xml.
- Danilenko, Gennady M., “Outer Space and Multilateral Treaty-Making Process,” *High Technology Law Journal*, Vol. 4, No. 2 (Fall 1998), pp. 217~319.
- Duric, Mira, *The S.D.I.: U.S. Policy and the Soviet Union* (Aldershot,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 Duvall, Raymond and Jonathan Havercroft, “Taking Sovereignty Out of This World: Space Weapons and Empire of the Fut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4 (2008), pp. 755~775.
- Fitzgerald, Frances, *Way Out There in the Blue: Reagan, Star War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 Frieman, Wendy, *China,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04).
- Gill, Bates, *Rising Star: 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s Press, 2007).
- Gorman, Alice and Beth O’Leary, “An Ideological Vacuum: the Cold War in Outer Space,” in John Schofield and Wayne Cocroft eds., *A Fearsome Heritage: Diverse Legacies of the Cold War* (London: UCL Press, 2006), pp. 73~92.
- Graham, Thomas. Jr. and Damien J. LaVera, *Cornerstones of Security: Arms Control Treaties in the Nuclear Er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3).
- Jasani, Bhupendra ed., *Peaceful and Non-peaceful Uses of Space: Problems of Defini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An Arms Race*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1991).
- Johnson-Freese, Joan, *Space as a Strategic Ass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_____ and Paul Evans, “China’s Engagement with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Johnston, D. M. and Ronald S.T. Macdonald eds., *The Structure and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Law* (Leiden, NL.: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83).
- Kelle, Alexander, Kathryn Nixdorff and Malcolm Dando, *Controlling Biochemical Weapons:*

- Adapting Multilateral Arms Control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Kim, Samuel 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8).
- Kratochwi, Friedrich V.,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Krepon, Michael and Christopher Clary, *Space Assurance or Space Dominance ? The Case against Weaponizing Space* (Washington, D.C.: The Henry Stimson Center, 2003).
- Krepon, Michael and Michael Katz-Hyman, "Irresponsible in Space," *The Henry Stimson Center*, February 5, 2007, <http://www.stimson.org/print.cfm?pub=1&ID=390>.
- Lambright, W. Henry, *Space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 Lewis, Jeffrey G., *The Minimum Means of Reprisa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in the Nuclear Age* (Boston: MIT Press, 2007).
- Lieggi, Stephanie and Eric Quan, "China's ASAT Test and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Beijing's Military Space Policy,"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 19, No. 1 (Spring 2007), pp. 5-27.
- Marder, Eugene, "CPR for the OST: How China's Anti-Satellite Weapons Test Can Breathe New Life into Article IX of the Outer Space Treaty,"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2008, <http://www.cdi.org/ChineseASATtest.pdf>.
- McDougall, Walter A.,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pace Ag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1997).
- Medeiros, Evan, *Reluctant Restrain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onprolifer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1984-200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Mulvenon, James, "Rouge Warriors? A Puzzled Look at the Chinese ASAT Test,"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2006, <http://media.hover.org/documents/clm20jm.pdf>.
- Mutimer, David, "Reconstituting Security? The Practices of Proliferation Control,"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 No.1 (1998), pp. 99~129.
- Nair, K.K., "China's ASAT Test: A Demonstrated Need for Legal Reform," *Journal of Space Law*, No. 33, (2007), pp. 191~193.
- Orr, Shannon K., "An International Regime Analysis of Outer Space," in Patrick Hayden et al., *Debating Environmental Regimes*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02), chapter 10.
- Peterson, M. J., *International Regimes for the Final Frontier* (Albany, N.Y.: Suny Press, 2005).

- Pollpeter, Kevin, *Building for the Future: China's Progress in Space Technology during the Tenth 5-year Plan and the U.S. Response* (Carlisle, PA.: th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8).
- Preez, Jean du, "A Ban on Fissile Material as an Objective of the NPT," http://cns.miiis.edu/search97cgi/s97_cgi?action=View&VdkVgwKey=.%2F.%2Fensweb%2Fhtdocs%2Fpubs%2Fionp%2Ffissban.htm&queryzip=FMCT&Collection=CNS+Web+Site.
- Reynolds, Glenn H. and Robert P. Merges, *Outer Space: Problems of Law and Policy*, 2nd e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 Roberts, Guy B., *This Arms Control Dog Won't Hunt: The Proposed Fissile Material Cut-off Treaty at the Conference of Disarmament* (Colorado Spring, Colo.: USAF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2001).
- Rocca, Christina, *Statement to the 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 U.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February 13, 2007, <http://www.usmission.cn/Press2007/0213PAROS.html>.
- Scheehan, Michael and Natalie Bormann eds., *Security Outer Space: IR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Space* (London: Routledge, 2009).
- Smoke, Richard,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Nuclear Dilemma*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1984).
- Swaine, Michael, "Assessing th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ASAT Tes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Web Commentary*, February 7, 2007,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dex.cfm?fa=view&id=19006&prog=zch>.
- Tannenwald, Nina, "Law versus Power on the High Frontier: the Case for a Ruled-based Regimes for Outer Space,"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9, No. 2 (2004), pp. 363~422.
- Tyson, Rhianna, "Advancing a Cooperative Security Regime in Outer Space," *Policy Belief*, May 2007, <http://www.gsinstitute.org/gsi/pubs/05-07-space-brief.pdf>.
-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ga/maincommittees.shtml>.
- _____, <http://www.un.org/documents/resga.htm>.
- _____, *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 [http://www.unog.ch/80256EE600585943/ \(http Pages \) /2D415 EE45C5FAE07C12571800055232B?OpenDocument](http://www.unog.ch/80256EE600585943/(httpPages)/2D415EE45C5FAE07C12571800055232B?OpenDocument).
- _____, *Official Documents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GEN/N06/498/93/PDF/N0649893.pdf?OpenElement>.
- _____, *Official Documents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0/604/80/img/G0060480.pdf?OpenElement>.
- _____, *Official Documents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GEN/G06/616/04/PDF/G066/604.pdf?OpenElement>.
- _____, *Official Documents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GEN/G08/60401/PDF/G0860401.pdf?OpenElement>.

- _____, *Official Documents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GEN/N00/231/83/PDF/N0023183.pdf?OpenElement>, <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GEN/N00/561/37/PDF/N0056137.pdf?OpenElement>, <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GEN/N01/477/49/PDF/N0147749.pdf?OpenElement>.
-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http://www.unoosa.org/oosa/COPUOS/copusos.html>.
- _____, http://www.unoosa.org/pdf/publications/STSPA_CE11C.pdf.
- _____, *Legal Subcommittee (LSC)*, <http://www.unoosa.org/oosa/en/COPUOS/Legal/index.html>.
- _____,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ubcommittee*, <http://www.unoosa.org/oosa/en/COPUOS/stsc/index.html>.
- United Nations, Official Documents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3182 (XXVIII) , [http://daccess-ods.un.org/access.nsf/Get?Open&DS=A/RES/3182 \(XXVIII \) &Lang=E&Area=RESOLUTION; A/RES/2130 \(XX \)](http://daccess-ods.un.org/access.nsf/Get?Open&DS=A/RES/3182%20(XXVIII)&Lang=E&Area=RESOLUTION;A/RES/2130%20(XX)) , <http://daccess-ods.un.org/TMP/5153595.html>; A/RES/2221 (XXI) , <http://daccess-ods.un.org/TMP/7253182.html>; A/RES/2260 (XXII) , <http://daccess-ods.un.org/TMP/8050046.html>; A/RES/2453 (XXIII) , <http://daccess-ods.un.org/TMP/1441486.html>; A/RES/2600 (XXIV) , <http://daccess-ods.un.org/TMP/4931945.html>; A/RES/2733 (XXV) , <http://daccess-ods.un.org/TMP/7853662.html>; A/RES/2776 (XXVI) , <http://daccess-ods.un.org/TMP/8019547.html>; A/RES/2915 (XXVII) , <http://daccess-ods.un.org/TMP/3937659.html>; A/RES/31/8, <http://daccess-ods.un.org/TMP/9851193.html>; A/RES/32/195, <http://daccess-ods.un.org/TMP/855878.9.html>; A/RES/3234 (XXIX) , <http://daccess-ods.un.org/TMP/3798365.html>; A/RES/33/16, <http://daccess-ods.un.org/TMP/8461593.html>; A/RES/3388 (XXX) , <http://daccess-ods.un.org/TMP/8949441.html>; A/RES/34/66, <http://daccess-ods.un.org/TMP/1814294.html>; A/RES/34/67, <http://daccess-ods.un.org/TMP/3129009.html>; A/RES/35/14, <http://daccessdds.un.org/doc/RESOLUTION/GEN/NR0/388/05/IMG/NR038805.pdf?OpenElement>; A/RES/35/15, <http://daccessdds.un.org/doc/RESOLUTION/GEN/NR0/388/06/IMG/NR038806.pdf?OpenElement>; A/RES/35/16, <http://daccessdds.un.org/doc/RESOLUTION/GEN/NR0/388/07/IMG/NR038807.pdf?OpenElement>; A/RES/36/35, <http://daccessdds.un.org/doc/RESOLUTION/GEN/NR0/404/16/IMG/NR040416.pdf?OpenElement>.
- Weaver, Ole,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D.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_____, "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 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 His Critics* (Oxon: Routledge, 2006).

XXC@Note, <http://www.xxc.idv.tw/dokuwiki/doku.php/intersubjectivity.html>.

Yuan, Jing-dong, "Culture Matters: Chinese Approaches to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in Keith R. Krause ed., *Culture and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Arms Control and Security Building* (London: Frank Cass, 1999).

_____, "China's Ascendancy to a Space Power," *China Brief*, Vol. 8, Issue 8 (April 14, 2008), http://www.jamestown.org/china_brief/article.php?articleid=2374098.

Zhang, Hui, "Action/Reaction: U.S. Space Weaponization and China," *Arms Control Today*, December 2005, 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5_12/Dec-cvr.asp.

_____, "FMCT and PAROS: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against Proliferation Bulletin*, No. 20, <http://www.inesap.org/bulletin20/bul20art06.htm>.

Yunhua, Zou, "China and the CTBT Negotiation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December 1998, <http://www.ciaonet.org/wps/yuzol/index.html>.